

醒世恒言

廿一之廿三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911
冊數	16(9)
函號	5 5



第二十一卷

張淑兒巧智脫楊生

自昔財為傷命刃

從來智乃護身符

賊髡毒手謀文士

淑女雙眸識俊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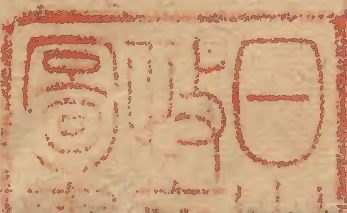
已幸餘生逃密網

誰知好事在窮途

一朝獲把封章奏

雪怨酬恩顯丈夫

話說正德年間有個舉人姓楊名延和表字元禮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貫祖上流寓南直隸揚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揚州江都縣此人生得肌如雪暈唇若朱塗一個臉兒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裏有什麼斐



星世巨著

卷二十一

一

措那里有什麼王衍這個楊元禮便真正是神清氣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縱學問夙成開着古書簿葉一隻手不住的翻吸力豁刺不勾喫一杯茶時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點篇數那曉得經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爛的熟在肚子裏頭一遇作文時節鋪着紙研着墨蘸着筆尖颺颺聲簌簌聲直揮到底好像猛雨般灑滿一紙句句是錦繡文章真個是

筆落驚風雨

書成泣鬼神

終非池沼物

堪作廟堂珍

七歲能書大字八歲能作古詩九歲精通時藝十歲進了府庠次年第一補廩父母相繼而亡丁憂六載元禮因爲少孤親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讀書十九歲便得中了鄉場第二名不得首薦心中悶悶不樂歎道世無識者不耐煩赴京會試那些叔伯親友們那個不來勸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時常催促同行那楊元禮雖說不願會試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氣忿的說話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這幾個同年們催逼不過發起興來整治行李原來父母雖亡他的老尊原是務實生理的人却也有些

田房遺下，元禮變賣一兩處，為上京盤纏，同了六個鄉同年，一路上京，那六位同年是誰？一個姓焦，名士濟，字子舟；一個姓王，名元暉，字景照；一個姓張，名顯字叟伯；一個姓韓，名蕃錫，字康侯；一個姓蔣，名義字禮生；一個姓劉，名善，字取之。六人裏頭，只有劉蔣二人家事涼薄些兒，那四位却也一個個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萬，地方上叫做小王愷，說起來連這舉人也是有些緣故來的。那時新得進身，這幾個朋友好不高興，帶了五六個家人上路，一個個人材表表，氣勢昂昂，十分齊整，怎見得但見

輕眉俊眼，繡腿花拳，風箏飄飄，雨衣鮮燦，玉勒馬一聲嘶，破柳堤烟碧，帷車數武，碾殘松嶺雪。右懸鵬矢，行色增雄；左插鯨函，威風倍壯。揚鞭喝躍，途人誰敢爭先；結隊驅馳，村市盡皆驚盼。正是處處綠楊堪繫馬，人人有路透長安。

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光景，雖然懸弓佩劍，實落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二字，最為緊要。一舉一動，俱要留心，千不合，萬不合，是貪了小便宜，在山東兗州府馬頭上，各家的管家，打開了銀包，充了多少銅錢，放在皮箱裏，頭壓得那

子語出行
不可不
聽

馬背郎當擔夫，疲軟一路上見的，只認是銀子，在內那里曉得是銅錢。在裏頭行到河南府滎縣地方，相近離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涼遠遠的，聽得鐘聲清亮，擡頭觀看，望着一座大寺。

蒼松虬結古栢龍蟠，千尋峭壁插漢芙蓉，百道鳴泉灑空珠玉，螭頭高拱上逼層霄。鷗吻分張下臨無地，巖巍巍恍是雲中，雙闕光燦燦猶如海外五城。

寺門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寶華禪寺。這幾個連口鞍馬勞頓，見了這麼大寺，心中歡喜，一齊下馬停車進

去遊翫。但見稠陰夾道，曲徑紆迴，旁邊多少舊碑，七橫八豎，碑上字跡模糊，看起來唐時開元年間建造。正看之間，有小和尚疾忙進報，隨有中年和尚，油頭滑臉，擺將出來，見了這幾位，知是客人，躡進來，便鞠躬迎進。逐一位見禮，看坐，問了某姓某處，小和尚撥出一盤茶來，喫了那幾個，隨即問道：師父法號，那和尚道：小僧賤號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幹，到荒寺經過。衆人道：我們都是赴京會試的，在此經過，見寺宇整齊，進來隨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師遠出，有失迎接，却怎生是好。說了三言兩語，走出來，分付道人

擺茶果點心便走到門前觀看只見行李十分華麗跟隨人役箇箇鮮衣大帽眉頭一蹙計上心來暗暗地歡喜道這些行李若謀了他的儘好受用我們這樣荒僻地面他每在此逗留正是天送來的東西了見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們再作區處轉身進來就對衆舉人道列位相公在上小僧有一言相告勿罪唐突衆舉人道但說何妨和尚道說也奇怪小僧昨夜得一奇夢夢見天上一個大星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後園地上變了一塊青石小僧心上喜道必有大貴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

今科狀元決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這里荒僻鄉村雖不敢屈留尊駕但小僧得此佳夢意欲暫留過宿列位相公若不棄嫌過了一宿應此佳兆只是山蔬野蕪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見罪衆舉人聽見說了星落後園決應在我們幾人之内欲待應承過宿只有楊元禮心中疑惑密向衆同年道這樣荒僻寺院和尚外貌雖則慇懃人心難測他苦苦要留必有緣故衆同年道楊年兄又來迂腐了我們連主僕人夫筭來約有四十多人那怕這幾箇鄉村和尚若楊年兄行李萬有他虞都是我衆人賠償楊元禮道前邊

大凡近理
之言容易
入耳小人
所以中君

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還該趕去，纔是道理。却有張發伯與劉取之，都是極高興的朋友，心上只是要住，對元禮道：「且莫說天色已晚，趕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有可慮，現成這樣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為誤事。」若年兄必要趕到市鎮，年兄自請先行，我們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見眾人低聲商議，楊元禮聲聲要去，便向元禮道：「相公此處去十來里，有黃泥壩，友人極多，此時天色已晚，路上難保無虞，相公千金之軀，不如小房過夜，明日蚤行，差得幾時路程，却不安穩了。」多少元禮被眾友牽制，不過又見和

者往往如
此和尚們熱
茶熱水不
是容易喫
的

尚十分好意，況且跟隨的人見寺裏熱茶熱水，也懶得赶路，向主人道：「這師文說黃泥壩晚上難走，不如暫過一夜罷。」元禮見說得有理，只得允從。眾友分付擡進行李，明早起程。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計連忙備辦酒席，分付道人宰雞殺鵝，烹魚炮鱉，登時辦起盛席來。這等地面，那里買得湊手？原來這寺和尚極會受用，件件色雞鵝等類，都養在家裏，因此捉來便殺，不費工夫。佛殿旁邊轉過曲廊，却是三間精緻客堂，上面一字兒擺下七個筵席，下邊列着一個陪桌，共是八席，十分齊整。悟石舉杯安席，眾同年序齒坐定，喫

好個出家
人只此一
節便非佳
東道矣

了數杯之後，張張伯開言道：「列位年兄，必須行一酒令，纔是有興。」劉取之道：「師父這裏可有色盆？」和尚道：「有有。」連喚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舉人行令。焦子舟也不推遜，喫酒便擲，取么點爲文星，擲得者卜色飛送。衆人嘗得酒味甘美，上口便乾，原來這酒不比尋常，却是把酒來浸米，麴中又放些香料，用些熱藥做來，顏色濃醞，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喫了便覺神思昏迷，四肢疼軟。這幾個會試的路，上喫慣了歪酒，水般樣的淡酒，藥般樣的苦酒，還有尿般樣的臭酒。這晚喫了恁般濃醞，加倍放出意興。

易入耳者
必非嘉言
好上口者
必非佳味
曠人凡事
須於得意

處對酌

來猜拳賭色，一杯復一杯，喫一個不住。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廂陪了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這此轎夫馬夫，上下人等都喫得泥爛。只有楊元禮，喫到中間，覺酒味香濃，心中漸漸昏迷，暗道：『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昏迷神思。』」其中夾有緣故，就地生出智着來，假做腹痛，喫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氣，必是多喫熱酒，纔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一齊來勸那和尚道：「楊相公，這酒是三年陳的，小僧輩置在床頭，不敢輕用。今日特地開出來，奉敬相公，腹內作痛，必是寒氣連用十來大杯。」

自然解散楊元禮看他勉強勸酒心上愈加疑惑堅執不飲衆人道楊年兄爲何這般掃興我們是暢飲一番不要負了師父美情和尚合席敬大杯只放元禮不過心上道他不肯喫酒不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個醒的跳出圈子外邊去又把大杯斟送元禮道實是喫不下了多謝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幾位抵死勸酒却說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這些行李衆管家們各揀潔淨房頭鋪下鋪蓋這些喫醉的舉人大家你稱我頌亂叫着某狀元某會元東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脫爬上床磕頭便睡齁齁鼻息

響動如雷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們大碗頭勸着一發不顧性命喫得眼定口開手疼脚軟做了一堆。淫。倒。却。說。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他。便。如。何。不。受。酒。毒。他。每。分。付。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雖。同。酒。力。各。別。間。或。客。人。答。酒。只。得。呷。下。肚。裏。却。又。有。解。酒。湯。在。房。裏。去。喫。了。不。得。昏。迷。酒。散。歸。房。人。人。熟。睡。那些賊禿們一個個磨拳擦掌思量動手悟石道這事須用乘機取勢不可遲延萬一酒力散了便難做事分付各持利刃悄悄的步到卧房門首聽了一番思待進房中間又有一個四川和尚號曰覺空悄悄向

悟石道這些書，豈不難了當，必須先把跟隨人役完了事，纔進內房。這叫做斬草除根，永無遺患。悟石點頭道：說得有理。遂轉身向家人安歇去處，撥開房門，見頭便割這班酒透的人，匹力撲六的好像切菜一般，一齊殺倒，血流遍地。其實堪傷，却說那楊元禮，因是心中疑惑，和衣而睡，也是命不該絕。在床上展轉不能安寢，側耳聽着外邊，只覺酒散之後，寂無人聲，暗道：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收了這幾盤剩飯，必然聚喫一番，不然也要收拾家火，爲何寂然無聲？又少頃，聞得窗外悄步，若有人聲，心中愈發疑異。又少頃，

只聽得外廂連叫啞喲，又有模糊口聲，又聽得匹撲的跳響，慌忙跳起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賊僧計也。隱隱的聞得腳踪聲近，急忙裏用力去推那些醉漢，那里推得醒，也有木頭般不答應的，也有胡胡盧盧說困話的，推了幾推，只聽得呀的房門聲響。元禮顧不得別人，事急計生，聳身跳出後窻，見庭中有一顆大樹，猛力爬上，偷眼觀看，只見也有和尚，也有俗人，一顆兒擁進房門，持着利刃，望頸便刺。元禮見衆人被殺，驚得心搖膽戰，也不知牆外是水是泥，奮身一跳，却是亂棘叢中，欲待蹲身，又想後窻不曾閉得，賊

僧必從天井內追尋此處不當穩便用力推開棘刺滿面流血鑽出棘叢拔步便走却是硬泥荒地帶跳而走已有二三里之遠雲昏地黑陰風淅淅不知是什麼所在却都是廢塚荒丘又轉了一個彎角兒却見一所人家孤丁丁住着板縫內尚有火光元禮道我已筋疲力盡不能行動此家燈火未息只得哀求借宿再作道理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凶吉全然未保

元禮低聲叩門只見五十來歲一個老嫗點燈開門見了元禮道夜深人靜爲何叩門元禮道昏夜叩門

實是學生得罪爭奈急難之中只得求媽媽方便容學生暫息半宵老嫗道老身孤寡難好留你且尊容又無行李又無隨從語言各別不知來歷決難從命元禮暗道事到其間不得不以實情告他媽媽在上其實小生姓楊是揚州府人會試來此被寶華寺僧人苦苦留宿不想他忽起狼心把我們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齊殺倒只有小生不醉幸得逃生老嫗道噯喲阿彌陀佛不信有這樣事元禮道你不信看我面上血痕我從後庭中大樹上爬出跳出荆棘叢中面都刺碎老嫗睜睛看時果然面皮都碎對元禮

道相公果然遭難老身只得留住相公會試中了看顧老身就有在裏頭了元禮道極感媽媽厚情自古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替你關了門你自去睡我就在此卓兒上假寐片時一待天明即便告別老嫗道你自請穩便那個門沒事不勞相公費心老身這樣寒家難得會試相公到來常言道貴人上宅柴長三千米長八百我老身有一個姨娘是賣酒的就住在前村我老身去打一壺來替相公壓驚省得你又無鋪蓋冷水冰地睡不去元禮只道脫了大難心中又驚又喜謝道多承媽媽留宿已感厚情又承

賜酒何以圖報小生倘得成名決不忘你大德媽媽道相公且寬坐片時有小女奉陪老身暫去就來女兒過來見了相公你且把門兒關着我取了酒就來也那老嫗分付女兒幾句隨即提壺出門去了不提却說那女子把元禮仔細端詳若有嗟嘆之狀元禮道請問小姐姐今年幾歲了女子道年方一十三歲元禮道你爲何只管呆看小生女子道我看你堂堂容貌表表姿材受此大難故此把你仔細觀看可惜你滿腹文章看不出人情世故元禮驚問道你爲何說此幾句令我好生疑異女子道你只道我家母親

爲何不肯留你借宿元禮道孤寡人家不肯夤夜留人女子道後邊說了被難緣因他又如何肯留起來元禮道這是你令堂惻隱之心留我借宿女子道這叫做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及元禮益發驚問道難道你母親也待謀害我不成我如今孤身無物他又何所利于我小姐姐莫非道我傷弓之鳥故把言語來嚇詐我麼女子道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是那一個的房屋我家營運的本錢是那個的本錢元禮道小姐姐說話好奇怪這是你家事小生如何知道女子道妾姓張有個哥哥叫做張小乙是我母親過繼

的兒子在外面做些小經紀他的本錢也是寶華寺悟石和尚的這一所草房也是寺裏搭蓋的哥哥昨晚回來今日到寺裏交納利錢去了幸不在家若還撞見相公決不相饒元禮想道方纔衆和尚行兇內中也有俗人一定是張小乙了便問道既是你媽媽和寺裏和尚們一路如何又買酒請我女子道那裏真個去買酒假此爲名出去報與和尚得知少頃他們就到了你終須一死我見你丰儀出衆決非凡品故此對你說知放你逃脫此難元禮嚇得渾身冷汗抽身便待走出女子扯住道你去了不打緊我家

迎女子儘
有智數可
敬可敬

母親極是利害，他回來不見了你，必道我泄漏機關。這場責罰教我怎生禁受？元禮道：你若有心救我，只得喫這場責罰。小生死不忘報。女子道：有計在此，你快把繩子將我綁縛在柱子上，你自脫身前去。我口中亂叫母親等他回來，只告訴他說：你要把我強姦，綁縛在此，被我叫喊不過，也怕母親歸來，只得逃走了去。必然如此方免責罰。又急向箱中取銀一錠，與元禮道：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錢。若母親問起，我自有一言抵對。元禮初不欲受，思量前路盤纏尚無毫忽，只得受了，把這女子綁縛起來，心中暗道：此女仁

既放釋元
禮又出脫
母親直恁
周密真女
中家俠也

智兼全，救我性命，不可忘他大恩，不如與他定約。異日娶他回去，便向女子道：小生楊延和，表字元禮，年十九歲，南直揚州府江都縣人氏，因父母早亡，尚未婚配，受你活命之恩，意欲結為夫婦。後日娶你，決不食言。小姐姐意下如何？女子道：妾小名淑兒，今歲十三歲，若不弃微賤，永結葭莩，死且不恨，只是一件：我母親通報寺僧，也是平昔受他恩惠，故尔不肯負他。請君日後勿復記懷事，已危迫，君無留戀。元禮問言：一異，抽身往外便走，纔得出門，回頭一看，只見後邊一隊人衆，持着火把，蜂擁而來。元禮鬼飛鬼喪，好像

失心風一般望前亂跌也不敢回頭再看話分兩頭
單捉那老嫗打頭川僧覺空持棍在前悟石隨後也
有張小乙通共有二十餘人氣咩咩一直趕到老嫗
家裏女子聽得人聲相近亂叫亂哭老嫗一進門來
不見了姓楊的只見女子被縛嚇了一跳道女兒爲
何倒縛在那里女子哭道那人見母親出去竟要把
我強姦道我不從竟把繩子綁縛了我被我亂叫亂
嚷只得奔去又轉身進來要借盤纏我回他沒有竟
向箱中摸取東西不知拿了甚麼向外就走那老嫗
聞言好像落湯鷄一般口不能言連忙在箱子內查

看、不見了一錠銀子叫道不好了我借師父的本錢
反被他掏摸去了衆和尚不見楊元禮也沒工夫逗
留連忙向外追趕又不知東西南北那一條路去了
走了一陣只得嘆口氣回到寺中跌脚嘆道打蛇不
死自遺其害事已如此無可柰何且把殺死衆屍埋
在後園空地上開了箱籠被囊等物原來多是銅錢
在內銀子也有八九百兩把些來分與覺空又把些
分與衆和尚衆道人等也分些與張小乙人人歡喜
個個感激又另把些送與老嫗一則買他的口一則
賠償他所失本錢依舊作借却說那元禮脫身之後

黑地裏走來走去，原只在一箇地方，氣力都盡，只得蹲在一個冷廟堂裏頭。天色微明，向前又走，已到滎縣。剛待進城，遇着一個老叟，連叫老侄，聞得你新中了舉人，恭喜恭喜。今上京會試，如何在此獨步，没人隨從。那老叟你道是誰，却是元禮的叔父，叫做楊小峰。一向在京生理，販貨下來，經繇河間府，到往山東，劈面撞着了新中的姪兒，真是一天之喜。元禮正值窮途，撞見了自家的叔父，把寶華寺受難根因，與老嫗家脫身的緣故，一一告訴。楊小峰十分驚慌，挽着手，拖到飯店上，喫了飯，就把身邊隨從的阿三，送了與元禮伏侍。又借他白銀一百二十兩，又替他叫了騾轎，送他進京。正叫做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元禮別了小峰，到京會試，中了第二名會魁。嘆道：我楊延和到底遜人一等。雖然如此，我今番得中一則，可以踐約二則，得以伸冤矣。殿試中了第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有相厚會試同年舒有慶，他父親舒珽正在山東做巡按，元禮把六個同年及從人受害本末，細細與舒有慶說知。有慶報知父親，隨着府縣拘提合寺僧人，到縣即將爲首僧人悟石、覺空二人，極

刑鞫問招出殺害舉人原繇押赴後園起屍相驗隨將衆僧拘禁此時張小乙已自病故了舒斐即時題請滅寺屠僧立碑道傍地方稱快後邊元禮告假回來親到廢寺基址作詩弔祭六位同年不題却說那老嫗原係和尚心腹一聞寺滅僧屠正待逃走女子心中暗道我若跟隨母親同去前日那楊舉人從何尋問正在憂惶只見一個老人家走進門來問道這里可是張媽媽家老嫗道老身亡夫其實姓張老叟道令愛可叫做淑兒麼老嫗道小女的名字老人家如何曉得老叟道老夫是揚州楊小峰我姪兒楊廷和中了舉人在此經過往京會試不意這里寶華禪寺和尚忽起狼心謀害同行六位舉人并殺跟隨多命姪兒幸脫此難現今中了探花感激你家令愛活命之恩又謝他贈了盤纏銀一錠因此託了老夫到此說親老嫗聽了嚇呆了半晌無言回答那女子窺見母親情慌無措扯他到房中說道其實那晚見他丰格超羣必有大貴之日孩兒惜他一命只得贈了盤纏放他逃去彼時感激孩兒遂訂終身之約孩兒道母親平昔受了寺僧恩惠縱去報與寺僧知道也是各不相負你切不可懷恨他有言在先你今日不須驚

醉世恒言 卷二十一
怕楊小峰就接淑兒母子到揚州地方賃房居住等
了元禮榮歸隨即結姻老嫗不敢進見元禮女兒苦
苦代母請罪方得相見老嫗匍伏而前元禮扶起行
禮不提前事却說後來淑兒與元禮生出兒子又申
辛未科狀元子孫榮盛若非黑夜逃生怎得佳人作
合這叫做夫妻本是前生定曾向蟠桃會裏來有詩
為證

春闈赴選遇強徒

解厄全憑女丈夫

凡事必須留後着

他年方不悔當初

第二十二卷

呂洞賓飛劍斬黃龍

暮宿蒼梧朝遊蓬島朗吟飛過洞庭邊岳陽樓
酒醉借玉山作枕容我高眠出入無踪往來不
定半是風狂半是顛隨身用提籃背劍貨賣雲
烟○人間飄蕩多年曾占東華第一筵推倒玉
樓種吾奇樹黃河放淺栽我金蓮摔碎珊瑚翻
身北海稽首虛皇高座前無難事要功成八伯
行滿三千

這隻詞兒名曰沁園春乃是一位陸地大羅神仙所

作那位神仙是誰，姓呂，名岩，表字洞賓，道號純陽子。自從黃糧夢得悟，根隨師父鍾離先生，每日在終南山學道。或一日洞賓曰：弟子蒙我師度脫，超離生死長生妙訣，俺道門中輪迴還有盡處麼？師父曰：如何無盡？自從混沌初分以來，一小劫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世上混一聖賢皆盡，一大數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年，儒教已盡，阿修劫三十八萬八千八百年，俺道門已盡，襄劫七十七萬七千七百年，釋教已盡，此是劫數。洞賓又問我師：闔浮世上高低闊遠，南北東西，俱有盡處麼？師父曰：如何無盡處？且說中原之地，東

至日出，西至日沒，南至南蠻，北至幽燕，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四伯座軍州三千，座縣分七伯座，巡檢司。此是中原之地。洞賓曰：弟子欲遊中原，從何而起，從何而止？師曰：九九之數屬陽，先從山前九州，山後九州，兩淮三九二十七軍州，河北四九三十六軍州，關西五九四十五軍州，西川六九五十四軍州，荆湖七九六十三軍州，江南九九八十一軍州，海外潮陽四州，共計四伯座軍州。洞賓曰：四伯座軍州有多少人烟？師曰：世上三山六水，一分人烟。洞賓又問我師：成道之日，到今該多壽數？師父曰：數看漢朝四伯七年，晉

朝一百五十七年、唐朝二百八十八年、宋朝三百一十七年、算來計該一千年、一百歲有零、洞賓曰、師父計年一千一百歲、有零、度得幾人、師父曰、只度得你一人、洞賓曰、緣何只度得弟子一人、只是俺道門中、不肯慈悲、度脫衆生、師父若教弟子三年、嚴限、只在中原之地、度三千餘人、與俺道家師父聽得說、呵呵大笑、吾弟住口、世上衆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廣、不仁不義、衆生、如何做得神仙、吾教汝去三年、但尋得一箇來、也是汝之功、洞賓曰、只就今日拜辭、吾師弟子雲遊去了、師父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吾有法寶、未

借此劍斬人間無義漢大快

蛇行虎走便是大道

曾傳與汝、道童與吾取過降魔太阿神光寶劍來、道童取到、師父曰、此劍是吾師父東華帝君傳與吾、吾傳與汝、這洞賓雙膝跪下、領我師法旨、師父曰、此劍能飛取人頭、言說住址姓名、念咒罷、此劍化為青龍飛去、斬首口中銜頭而來、有此靈鎖、有咒一道、飛去者如此、如此、再有收回咒一道、如此、如此、言罷、洞賓納頭拜授、背了劍、曰、告吾師弟子、只今日拜辭下山去、師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汝若要下山、依我三件事、方可去、洞賓曰、告我師、不知那三件事、師曰、第一件、到中原之地、休尋和尚、關依得麼、洞賓曰、依得師

曰第二件將吾寶劍去要將回來休失落了依得麼
 洞賓曰依得師曰第三件與你三年限滿休違了如
 違了限即當斬首滅形依得麼洞賓曰依得師父大
 喜道好去好去洞賓曰蒙我師傅法與弟子年代劫
 數地理路途寶劍法語弟子都省悟了今作詩一首
 拜謝吾師弟子下山度人去也詩曰

二十四神清

三千功行成

雲烟籠地軸

星月遍空明

玉子何須種

金丹豈用耕

箇中玄妙訣

誰道不長生

吟詩已罷師父呵呵大笑吾弟汝去三年度得人也
 回來度不得人也回來休違限次寶劍休失落了休
 惹和尚鬧速去速回洞賓拜辭師父下山却不知度
 得人也度不得正是

情知語是鈎和線

從頭釣出是非來

這洞賓一就下山按落雲頭來到閻浮世上尋取有
 緣得道之士整整行了一年絕無踪跡有詩爲證

自隱玄都不記春

幾回滄海變成塵

我今學得長生法

未肯輕傳與世人

洞賓行了一年沒尋人處如之奈何眉頭一縱計上

心來在山中曾聽得師父說來直上太虛頂上觀看但是紫氣現處五霸諸侯黑氣現處山妖水怪青氣現處得道神仙去那無人烟處哨聲起一道雲頭直上到太虛頂上東觀西望遠遠見一處青氣克天而起洞賓道好此處必有神仙雲行一萬風送八千料來千里路雲頭一片去心畱不住看看行到青氣現處不知何所洞賓喚土地安在一陣風過處土地現形怎生模樣

衣裁五短帽裹三山手中藜杖老龍形腰間皂絛黑虎尾

土地唱喏告上仙呼喚小聖不知有何法旨洞賓曰下界何處青氣現者誰家男子婦人土地道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銅馳巷只有箇婦人殷氏約年三十有餘不會出嫁累世奉道積有陰果此女唐朝殷開山的子孫七世女身因此青氣現洞賓曰速退風過處土地去了却說洞賓墜下雲端化作腌臢道人直入城來到銅馳巷只見牌一面上寫殷家澆造細心耐點清油臘燭舖中立着箇女娘魚鮓冠兒道裝打扮眉間青氣現洞賓見了叫聲好不知高低正是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洞賓叫聲稽首看那娘子正與澆臘燭待詔說話回頭道先生過一遭洞賓上前一看見怒氣太重叫聲可惜去袖內拂下一張紙來上有四句詩曰

出山罰愿度三千

尋遍閻浮未結緣

特地來時真有意

可憐殷氏骨難仙

詩後寫道口口仙作這箇女娘見那道人袖中一幅紙拂將下來交人拾起看時二口爲呂知是呂祖師化身便教人急忙趕去尋這箇先生先生化陣清風不見了殷氏心中懊悔正是無緣對面不相逢只因這四句詩風魔了這女娘一十二年後來坐化而亡

只說洞賓不覺又早一年光景無尋人處再去太虛頂上觀看只見一疋馬飛來到面前下馬離鞍背上宣筒裡取出請書來告上仙東京開封府馬行街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於今月十四日請道一壇就家庭開建奉真清醮三伯六十分位齋請往來道士二千員恭爲純陽真人度誕之辰特賚請狀拜請洞賓聽說吾忘其所以來朝是吾生日符官有勞心力遠來符官曰小聖直到終南山見老師父說上仙在中原之地特尋到此得見上仙洞賓於荆筐籃內取一箇仙菓與符使喫了拜謝上馬而去洞賓一道雲頭

直到東京人不到處墜下雲頭立住了脚若還這般模樣被人識破把頭一擺喝聲變變作一箇腌臢疥癩先生入城行到馬行街只見揚旛掛榜做好事上朝請聖邀真洞賓却好到人若有愿天必從之且看那齋主有緣度他洞賓到壇上看却是箇中貴官太尉好善奉真修道眉間微微有些青氣洞賓肚內思量此人時節未到顯些神通化他初心不退久後成其正果洞賓喫罷齋支襯錢五伯文白米五斗洞賓言曰貧道善能水墨畫用水一碗也不用筆取將絹一疋畫一幅山水相謝齋襯衆人稟了太尉取絹一

幅與先生先生磨那碗墨水去絹上一潑壞了那幅絹太尉見道這厮無禮捉弄下官與我拿來先生見太尉焦躁轉身便去衆人趕來只見先生化陣清風而去但見有幅白紙吊將下來衆人拿白紙來見太尉太尉打開看時有四句言語道

齋道欲求仙骨

及至我來不識

要知貧道姓名

但看絹畫端的

太尉教取恰纔壞了的絹再展開來看不看時萬事全休看了納頭便拜見甚麼來正是

神仙不肯分明說

候了闍浮世上人

據此則呂祖已度二人矣

王太尉取汚了絹來看時完然一幅全身呂洞賓纔信來的先生是神仙悔之不及將這幅仙畫送進入後宮太后娘娘裱補了內府侍奉王太尉奏過將房屋宅子納還朝廷伴當家人都散了直到武當山出家山中採藥遭遇純陽真人得度為仙這是後話且說洞賓呂先生三年將滿限期一人不曾度得如之奈何心中悶倦只得再在大虛頂上觀看青氣現處只見正南上有青氣一股急駕雲頭望着青氣現處約行兩箇時辰見青氣至近喝聲住喚此間山神安在風過處山神現形金盔金甲錦袍子執着開山斧躬身唱喏告上仙有何法旨洞賓曰下方青氣現處是箇甚麼人家山神曰下界江西地面黃州黃龍山下有箇公公姓傅法名永善廣行陰騭累世積善因此有青氣現洞賓曰速退聚則成形散則為氣先生墜下雲來直到黃龍山下傳家庭前正見傅太公家齋僧直至草堂上見傅太公先生曰結緣增福開發道心太公曰先生少惟老漢家齋僧不齋道洞賓曰齋官儒釋道三教從來總一家太公曰偏不敬你道門你那道家說謊太多洞賓曰太公那見俺道家說謊太多太公曰秦皇漢武尚且被你道家捉弄何況

我等先生曰從頭至尾說俺道家怎麼捉弄秦皇漢武太公曰豈不聞白氏諷諫曰

海漫漫直下無底傍無邊雲濤雪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爲神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採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烟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不見蓬萊不肯歸童男童女舟中老徐福狂言多誑誕上元太乙虛祈禱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何況玄元聖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上青

何以知之

天

傳太公言畢先生曰我道家說謊你那佛門中有甚奇德處太公曰休言靈山活佛且說俺黃龍山黃龍寺黃龍長老慧南禪師講經說法廣開方便之門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說法如雲度人如雨法座下聽經聞法者每日何止數千盡皆歡喜幾曾見你道門中闡揚道法普度群生只是獨喫自癩因此不敬道門呂先生不聽萬事全休聽得時怒氣填胸問太公這和尚今日說法麼太公道一年四季不歇何在平今日呂先生不別太公提了寶劍逕上黃龍山來

這到是

與慧南長老鬪聖誰勝誰贏正是

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直恁甘忙事皆前定
誰弱與誰強且趁閒身未老儘容他些子疎
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思量能幾
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幸對清風明月簾紋展
簾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却纔說不了呂先生遙望黃龍山上來尋那慧南長
老話中且說黃龍禪師搖動法鼓鳴鐘擊磬集衆上
堂說法正欲開口啟齒只見一陣風有一道青氣撞
將入來直冲到法座下長老見了用目一觀暗暗地

叫聲苦魔障到了便把手中界尺去卓上按住大衆
道老僧今日不說法不講經有一轉語問你大衆其
中有答得的麼言未了去那人叢裡走出那先生來
道和尚你快道來長老曰

老僧今年膽大

黃龍山下扎寨

袖中颺起金鎚

打破三千世界

先生呵呵大笑道和尚前年不膽大去年不膽大明
年亦不膽大只今年膽大你再道來和尚言老僧今
年胆大先生道住

貧道從來胆大

專會偷營劫寨

雷下三千世界

奪了袖中金銀
眾人聽得，發聲喊好似

一風撼折千竿竹
百萬軍中半夜潮

眾人道：好箇先生，答得好！長老拿界方，按定眾人，肅靜。先生道：和尚這四句，只當引子，不第輸贏，我有一轉語，和你賭賽輸贏。不賭金珠富貴，去背上拔出那口寶劍來，插在磚縫裡，雙手拍着眾人聽。貧道說和尚贏，斬了小道；小道贏，要斬黃龍先生說罷，謊得人失色，箇箇喫驚，只見長老道：你快道來，先生言

鐵牛耕地種金錢
石刻兒童把線穿

一粒粟中藏世界
半升鐺內煮山川

白頭老子眉垂地
碧眼胡僧手指天

休道此玄玄未盡
此玄玄內更無玄

先生說罷，便問和尚答得麼？黃龍道：你再道來，先生道：鐵牛耕地種金錢，黃龍道住和尚言

自有紅爐種玉錢
比先臺髮不曾穿

一粒能化三千界
大海須還納百川

六月爐頭噴猛火
三冬水底納涼天

誰知此禪真妙用
此禪禪內又生禪

先生道：和尚輸了，一粒化不得三千界，黃龍道：怎地

外難者必窮

佛祖亦未見好勝多此一界尺

說近前來老僧耳聾先生不知是計趨上法座邊被黃龍一把摔住我問你一粒化不得三千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且論此一句我且問你半升鐺內煮山川半升外在那里先生無言可答和尚道我的禪大合小你的禪小合大本欲斬你佛門戒殺饒你這一次手起一界尺打得先生頭上一箇疙瘩通紅了臉衆人一齊賀將起來先生沒出豁看着黃龍長老大笑三聲三搖頭三拍手拏了寶劍入了鞘子望外便走衆人道輸了呀黃龍禪師按下界方大衆老僧今日大難到了不知明日如何有一轉語曰

五五二十五會打負山鼓黃龍山下看相撲却來這里喫一賭大地甜瓜徹底甜生擦瓜兒連蒂苦

嘆

大衆你道甚麼三鼓掌三搖頭三聲大笑作甚麼生

本是醍醐味

番成毒藥讐

今夜三更後

飛劍斬吾頭

禪師道罷衆人皆散和尚下座入方丈集衆道老僧今日對你們說夜至三更先生飛劍來斬老僧老僧有神通躲得過神通小些沒了頭你衆僧各自小心

衆僧合掌下跪長老慈悲救度則箇黃龍長老點頭
伸兩箇指頭言不數句話不一席救了一寺僧衆正
是

勸君莫結冤

冤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冤

千日解不徹

若將恩報冤

如湯去溼雪

若將冤報冤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冤人

盡被冤磨折

黃龍長老道衆僧牢關門戶休點燈燭各人裹頂頭
巾戴箇帽兒躲此一難來日早見衆僧出方丈自言

自語今日也說法明日也說法說出這箇禍來一寺
三百餘僧有分切西瓜一般都被切了頭去胆大的
在寺里胆小的連夜走了且說長老喚門公來門公
到面前唱箇喏長老道近前來耳邊低低道了言語
門公領了法旨自去天色已晚開了黃龍寺中半夜
不安跡話中却說呂先生坐在山岩裡自思限期已
近不曾度得一人師父說道休尋和尚鬧被他打了
一界尺就這般干罷和尚不是你便是我飛將劍去
斬了黃龍教人說俺有氣度若不斬他回去見師父
如何答應擡頭觀看星移斗轉正是三更時分取出

劍來分付道吾奉本師法旨帶將你做護身之寶休
悞了我你去黃龍山黃龍寺見長老慧南禪師不問
他行住坐臥間速取將頭來念念有詞喝聲道疾豁
刺刺一聲响亮化作一條青龍逕奔黃龍寺去呂先
生喝聲采去了多時約莫四更天氣却似石沉滄海
線斷風箏不見回來急念收呪語念到有二千餘遍
不見些兒消息呂先生荒了手脚倘或失了寶劍斬
首滅形連忙起身駕起雲頭直到黃龍寺前墜下雲
頭見山門佛殿大門一齊開着却是長老分付門公
教他都不要關閉呂先生見了道可惜早知這和尚
不準備直入到方丈一劍揮爲兩段逕到方丈裡面
兩枝大紅燭點得明晃晃地焚着一爐好香香烟繚
繞禪床上坐着黃龍長老長老高聲大叫多口子你
要劍在這裡進來取去呂先生揭起簾子走將入方
丈去道和尚還我劍來長老用手一指那口劍一半
插在泥里呂先生肚裡思量我去拔劍被他暗算如
之奈何道和尚罷罷罷你還了我劍兩解手長老道
多口子老僧不與你一般見識本欲斬了你看你師
父面洞賓聽得直恁利害就拔劍在手斬這廝大踏
步向前雙手去拔劍却便似萬萬斤生鉄鑄牢在地

西世何言 卷二十一
上盡平生氣力來拔不動分毫黃龍大笑多日子自
古道

人無害虎心

虎無傷人意

我要還了你劍教你回去見師父去你心中却要拔
劍斬吾吾不還你劍有氣力拔了去呂先生道他禁
法禁住了如何拔得去便念解法越念越牢永拔不
起呂先生道和尚還了我劍罷休長老道我有四句
頌你若參得透還了你劍先生道你道來和尚懷中
取出一幅紙來紙上畫着一箇圈當中間有一點下
面有一首頌曰

金丹在劍尖頭

劍在丹心裡

若人曉此因

必脫輪迴死

呂先生見了不解其意黃龍曰多口子省得麼洞賓
頓口無言黃龍禪師道聲俺護法神安在風過處護
法神現形怎生打扮

頭頂金盃緋紅撒髮朱纓渾身金甲粧成慣帶
手中拿着降魔寶杵貌若顏童

護法神向前問訊不知我師呼召有何法旨黃龍曰
護法神與我將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待他參透禪
機引來見吾每日天厨與他一箇饅頭護法神曰領

我師法旨護法神道先生快請行呂先生道那里去
護法神曰走走如不走交你認得三洲感應護法帝
馱尊天手中寶杵只重得八萬四千斤你若不走直
壓你入泥裡去呂先生自思量師父教我不要惹和
尚只得跟着護法神入困魔岩參禪不在話下却說
黃龍寺僧衆五更都到方丈參見長老長老道夜來
驚恐你們衆僧曰得蒙長老佛法浩大無些動靜長
老道你們自好睡却好鬧了一夜衆僧道沒有甚執
照長老用手一指衆人見了這口寶劍却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衆僧一齊禮拜方見長老神通廣大法力高强山前
山後城裡城外男子女人僧尼道俗都來方丈看劍
的人不知其數鬧了黃龍山鼎沸了黃州府却說呂
先生坐在困魔岩耳畔聽得鬧嚷嚷地便召山神山
神現形唱喏問寺中爲甚熱鬧山神曰告上仙城裡
城外人都來看這口寶劍人人拔不起因此熱鬧洞
窟道速退山神去了先生自思鬧了黃州師父知道
怎地分說自首免罪帝天不在走出洞門駕雲而起
且說帝天到困魔岩不見了呂先生逕來方丈報與
黃龍禪師走了呂先生不知吾師要趕他也不趕禪

師道護法神免勞生受且回天宮化陣清風而去却說呂先生一道雲頭直到終南山洞門口立着見道童向前稽首道童施禮呂先生道道童師父在麼道童言老師父山中採藥不在洞中呂先生逕上終南山尋見師父雙膝跪下俯伏在地鍾離師父呵呵大笑自己知道了道弟子引將徒弟來了不知度得幾人先將劍來還我呂先生告罪說不是處望乞老師父將就解救弟子師父曰吾再三分付休惹和尚們你頭上的肮膈尚且未消有何面目見吾你神通短淺法力未精如何與人鬪勝徒弟不曾度得一箇粧

這辱門敗戶的事俺且饒你初犯一次速去取劍來呂先生拜告吾師免弟子之罪此劍被他禁住了不能得回師父言吾修書一封將去與吾師兄辟支佛看自然還你不可輕易休損壞了封皮去荆筐籃裡取出這封書來呂先生見了納頭便拜吾師過去未來俱已知道得了書直到黃龍寺墜下雲來伽藍通報長老呂先生在方丈外聽法旨黃龍道喚他進來伽藍曰吾師有請洞賓直到方丈裡合掌頂禮來時奉本師法旨有封書在此長老已知道教取書來呂先生雙手獻上長老拆開上面一箇圓圈圈外有一

點在上，下有四句偈曰

丹只是劍

劍只是丹

得劍知丹

得丹知劍

黃龍曰：覷汝師父面皮，取了劍去洞窟，向前將劍輕輕拔起，拜謝吾師。呂岩請問吾師法語，圈子裡一點。本師法語，圈子上一點，不知是何意故。黃龍曰：你肯拜我為師，傳道與你。呂先生言情願，皈依我佛，前三拜後三拜，禮佛三拜，三三九拜，合掌跪膝諦聽。黃龍曰：汝在座前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小合大，圈子上一點。吾答一粒能化三千界，大合小，圈子內一點。這是

道吾傳與你。呂先生聽罷，大徹大悟，如漆桶底脫。拜謝吾師，弟子回終南山去，拜謝師父。黃龍曰：吾傳道與汝，久後休言自會。或詩或詞，畱為表記，就取文房

寶將來。呂先生磨墨醮筆，作詩一首，詩曰

摔碎葫蘆踏折琴

生來只念道門深

今朝得悟黃龍術

方信從前枉用心

作詩已畢，拜辭了黃龍禪師，逕回終南山，見了本師，納還了寶劍。從此定性，脩真養道，數百年不下山，功成行滿，成陸地神仙，正是

朝騎白鹿升三島

暮跨青鸞上九霄

後府人於鳳翔府天慶觀壁上見詩一首字如龍蛇之形詩後大書回道入三字詳之知為純陽祖師也詩曰

得道年來八百秋
不曾飛劍取人頭
玉皇未有天符至
且貨烏金混世流

第二十七卷終

第二十三

金海陵縱欲亡身

昨日流鶯今日蟬
起來又是夕陽天
六龍飛轡長相窘
何忍乘危自着鞭

這四句詩是唐朝司空圖所作他說流光迅速人壽無多何苦貪戀色慾自促其命看來這還是勸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過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貪淫還只心有餘而力不足若是貴為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從何求不遂假如商感妲已周愛褒姒漢嬖飛燕唐溺楊妃他所寵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則政亂民荒

大則至身亡國，何況漁色不休，貪淫無度，不惜廉恥，不論綱常，若是安然無恙，皇天福善禍淫之理，也不可信了。如今說這金海陵，乃是大金國一朝聰明天子，只爲貪淫無道，茂禮敗倫，坐了十二年寶位，改了三個年號，初次天德三年，二次貞元，也是三年，末次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舉侵宋，被弒于瓜洲。大定帝即位，追廢爲海陵王，後人將史書所載廢帝海陵之事，敷演出一段話文，以爲將來之戒，正是

後人請看前人樣

莫使前人笑後人

話說金廢帝海陵王，初名廸古，後改名亮，字元功，遼王宗幹第二子也。爲人善飾詐，慄急多猜忌，殘忍任數，年十八，以宗室子爲奉國將軍，赴梁王宗弼軍前，任使。梁王以爲行軍萬戶，遷驃騎上將軍，未幾加龍虎衛上將軍，累遷尚書右丞，留守汴京，領行臺尚書省事。後召入爲丞相，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海陵念其父遼王本是長子，已亦是太祖嫡孫，合當有天下之分，遂懷覬覦，專務立威，以壓伏人心。後竟弒熙宗而篡其位，心思太宗諸子，恐爲後患，欲除去之。與祕書監蕭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遣使殺秉德、宗懿及太宗子

慘毒

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取宗本門客蕭玉、教以具款反狀、令作主名上變、遍詔天下、天下寃之、蕭裕以誅宗本功、為尚書右丞、累遷至平章政事、專恣威福、遂以謀逆賜死、此是後話、且說海陵初為丞相、假意儉約、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侈心頓萌、淫志蠱惑、自徒單皇后而下、有大氏、蕭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寵、凡平日曾與淫者、悉召入內宮、列之妃位、又廣求美色、不論同姓異姓、名分尊卑、及有夫無夫、但心中所好、百計求淫、多有封為妃嬪者、諸妃名號、共有十二位、昭儀至克媛九

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舉數、大營宮殿、以處妃嬪、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絢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這俱不必題起、且說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也、生而妖嬈、嬌媚嗜酒、跌宕初未嫁時、見其父沒里野、修合美女、顫聲嬌、金鎗不倒丹、疏橫、穉如意、帶等春藥、不知其何所用、乃竊以問侍婢阿喜、留可道、此名何物、何所用、而郎罷回、急急治之、阿喜留可道、此春藥也、男子與嬪人交、不能久戰者

此豈可使兒女見邪

固音團郎罷同旁人呼父之稱

阿虎無
行其父教
之重節無
自其母教
不憤

則用之以取樂。阿里虎問道：何為交合？阿喜留可道：雞踏雄犬交戀，即交合之狀也。阿里虎道：交合有何妙處，而人為之？阿喜留可道：初試之時，亦覺難當，試再試三，便覺暢美。阿里虎聞其言，哂笑不已。情若有不，不禁者，問道：爾從何處得知如此？阿喜留可笑道：奴曾嘗此味來，無何，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節七歲，阿虎迭伏誅，阿里虎不待閉喪，攜重節再醮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父所驗，左修合春藥，與南家晝夜宣淫，重節熟觀其醜態，阿里虎恬不諱也。久之，南家髓竭而死，南家父突葛速為

南京元帥都監，知阿里虎淫蕩醜惡，莫能禁止，因南家死，遂携阿里虎往南京幽閉一室中，不令與人接見。阿里虎向聞海陵善黝戲，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得與之接歡，至是沉鬱煩懣，無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京，乃自圖其貌，題詩于上，詩曰：

阿里虎，阿里虎，夾光毛，嬌非其伍。一旦夫死來南，京突葛爬灰真喫苦。有人救我出牢籠，脫却從前從後苦。

題畢，封緘固密，拔頭上金簪一枝，銀十兩，賄囑監守閹人，送于海陵。海陵稔聞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

淫口証人

見此圖不覺手舞足蹈羨慕不止于是托人達突葛
速欲娶之突葛速不從海陵故意揚言突葛速有新
臺之行欲笑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
只不放出及篡位三日詔遣阿里虎歸父母家以禮
納之宮中阿里虎益嗜酒喜淫海陵恨相見之晚數
月後特封賢妃再封昭妃一日阿虎送女重節來朝
重節為海陵再從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也留宿宮
中海陵猝至見重節年將及笄姿色顧眄迥異諸女
不覺情動思有以中之而虞阿里虎之沮已乃高張
燈燭令室中輝煌如晝自傳淫藥與阿里虎及諸侍

符麗望冊

嬪裸逐而淫以動重節重節聞其嬉笑聲潛起以聽
鑽穴隙窺之神癡心醉幾欲破戶趨前羞縮自止海
陵黝譖至四鼓方止諸嬪咸滅燭就寢寂然無聲獨
重節咬指撫心倏起倏臥席不得煖只得和衣擁被
長歎歪眠忽聞阿里虎牀復有聲欲再起窺之頭岑
岑不止倚枕聽之又聞有擊戶聲重節不應擊聲甚
急重節問為誰海陵捏作侍嬪取燈聲以促其開重
節強起拔去門拴海陵突入樓抱接唇重節欲脫身
逃去海陵力挽就榻中以手探其股間則單裙無襯
兩股滑膩如脂乃撫摩調弄重節情亦動乃以袖掩

淫喪心
豈人君所
為哉

卡老健忘
乃淫心自
迷耳

面任其作為不虞創之特甚爭奈海陵興發如狂陽
鉅如杵略加點破猩紅濺于裙幅重節于是時皺眉
嚙齒嬌聲顫作幾不欲生再三求止遂輕輕款款若
點水蜻蜓止止行行如貪花蜂蝶盤桓一夜謔浪千
般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將及旬矣阿里虎欲火高燒
情煙陡發終日焦思竟忘重節之未出宮也命諸侍
嬪偵察海陵之所在一侍嬪曰帝得新人撇却舊人
矣阿里虎驚問道新人為誰幾時取入宮中侍嬪答
道帝幸阿虎重節于昭華宮娘娘因何不知阿里虎
面皮紫漲怒發如火搥胸跌腳詬詈重節侍嬪道娘

不知是何
人種

娘與之爭鋒恐惹笑耻且帝性躁急禍且不測阿里
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醮恩義久絕我怕誰笑話我
誓不與此淫種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嬪道重節少
艾帝得之勝百斛明珠娘娘齒長矣掃自當甘拜下風激
何必發怒阿里虎聞誚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捨
詎意來此淫種奪我口食乃促步至昭華宮見重節
方理粧一嬪捧鳳釵于側遂向前批其頰唾罵道老漢
不仁不顧情分貪圖淫樂固為可恨汝小小年紀又
是我親生兒女也不顧廉耻便與老漢苟合豈是有
人心的重節亦怒罵道老賤不知禮義不識羞耻明

罵得是

燭張燈與諸嬪裸程奪漢求快于心我因來朝踏此
淫網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這老賤只圖
刺已不怕害人造下無邊惡孽如何反來打我兩下
言語不讓一句扭做一團結做一塊衆多侍嬪從中
勸釋阿里虎忿忿歸宮重節大哭一場悶悶而坐頃
之海陵來見重節面帶憂容兩頰淚痕猶濕便促膝
近前偎其臉問道汝有恁事如此煩惱重節沉吟不
答侍嬪道昭妃娘娘批貴人面頰辱罵陛下是以貴
人失歡海陵聞之大怒道汝勿煩惱我當別有處分
是日阿里虎回宮益嗜酒無賴詆訾海陵不已海陵

異粧

遣人責讓之阿里虎恬無忌憚暗以衣服遺前夫南
家之子海陵偵知之怒道身已歸我突葛速之情猶
未斷也由是寵衰海陵制凡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
子衣冠號假厮兒有勝哥者身體雄壯若男子給侍
阿里虎本位見阿里虎憂愁抱病夜不成眠知其慾
心熾也乃托宮豎市角先生一具以進阿里虎使勝
哥試之情若不足與更有餘嗣是與之同臥起日夕
不須臾離厨婢三娘者不知其詳密以告海陵道勝
哥寔是男子扮作女耳給侍昭妃非禮海陵曾幸勝
哥知其非男子不以爲嫌惟使人誡阿里虎勿筮三

會排遣

賢后

阿里虎淫報

海陵好色
寡恩其使
存歿俱嗚
恨矣

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洩其隱也。榜殺之。海陵聞昭妃
 閣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爾。吾必殺阿里虎。偵
 之。果然是月為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徒
 單后又率諸妃嬪為之哀求。乃得免。勝哥畏罪。先仰
 藥而亾。阿里虎聞海陵將殺已。又見勝哥先死。亦絕
 粒不食。日夕焚香籲天。以冀脫死。逾月。阿里虎已委
 頓。不知所為。海陵乃使人縊殺之。并殺侍婢筆三娘
 者。因此不復幸昭華宮。出重節為民間妻。後屢召幸。
 出入昭妃位焉。柔妃彌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國色。
 族中人無不奇之。年十歲。色益麗。人益奇。彌勒亦自
 謂異于眾人。每每沾嬌誇詡。其母與鄰母善。時時送
 為賓主。鄰母之子哈密都盧。年十二歲。丰姿頗美。閒
 嘗與彌勒兒戲于房中。互相嘲謔。遂及于亂。說話的
 那十二歲的孩兒和那十歲的女兒。曉得甚麼做作。
 祇無過是頑耍而已。怎麼就說个亂字。看官們有所
 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長大。個儻容易知事。况且這些
 騷達子。幹事不瞞着兒女。他們都看得慣熟了。故此
 小小年紀。便弄出事來。光陰荏苒。約摸有一年多。光
 景。一日也是合當敗露。彌勒正在房中洗浴。忘記上
 了門門。恰好哈密都盧闖進房來。彌勒忙忙叫他回

去說娘要來看添湯那哈密都盧見彌勒雪白身子
在那浴盆中有如玉柱一般歡喜得了不得偏要共
盆洗浴彌勒苦不肯容正在拘執喧鬧其母突至哈
密都盧乘間逸去母大怒將彌勒痛箠戒訓關防嚴
密再不得與哈密都盧綢繆歡狎倏經天德二年彌
勒年已踰笄海陵聞其美也使禮部侍郎迪輦阿不
取之于汴京迪輦阿不者華言蕭拱也爲彌勒女兄
擇特懶之夫芳年美貌頗識風情一見彌勒心神搖
動懼憚海陵強自沮遏不意彌勒久別哈密都盧慾
火甚熨見迪輦阿不生得標致心裏便有幾分愛他

計

只是船隻各居難以通情達意彌勒遂心生一計詐
言鬼魅相侵夜半輒喊叫不止相從諸婢無可奈何
只得請迪輦阿不同舟共濟果爾寂然從婢實不察
其隱衷也于是眉目相調情興如火彼此俱不能遏
遇晚便同席飲食謔浪無所不至所以不遽上手者
迪輦阿不謂彌勒真處子恐點破其軀海陵見罪故
耳一晚維舟傍岸大雨傾盆兩下正欲安眠忽聞歌
聲聒耳迪輦阿不慮有穿窬坐而聽之乃岸上更夫
倡和山歌歌云

雨落沉沉不見天

八哥兒飛到画堂前

歌合人心
以常媒約

醉世恒言

卷二十三

鷺子無窠梁上宿

阿姨相伴姐夫眠

迪輦阿不聽見此歌歎道作此歌者明是譏誚下官
 豈知下官並沒這樣事情諺云羊肉不喫得空惹一
 身臊也歎息未畢又聞得窸窣似有人行定睛一看
 只見彌勒踽踽涼涼緩步至牀前矣迪輦阿不驚問
 貴人何所見而來彌勒道聞歌聲而來官人豈年高
 耳聾乎迪輦阿不道歌聲聒耳下官正無以自明貴
 人何不安寢彌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個明
 白迪輦阿不遂將歌詞四句逐一分析講解彌勒不
 覺面赤耳熱偎着迪輦阿不道山歌原來如此官人
 豈無意乎迪輦阿不跪于牀前告道下官心非木石
 豈能無情但懼主上聞知取罪不小彌勒便樓抱他
 起來說道我和官人是至親瓜葛不比別人到主上
 跟前我自自道理支吾不必懼怕當下兩個興發如
 狂就在舟中成其雲雨但見

色來迷人
人亦自迷
一時身命
俱傾可不
真歎

蜂忙蝶戀弱態難支水滲露滋嬌聲細作一个原
 是慣熟風情一个也曾略嘗滋味慣熟風情的到
 此夜盡呈伎倆略嘗滋味的喜今番方稱情懷一
 个道大漢果勝似孩童一个道小姨又強如阿姨
 一个顧不得女身點破一个顧不得王命緊嚴鴛

皇世恒言

卷二十三

十

西世心言 卷二十三
鴛雲兩百年情果然色膽天來大

一路上朝歡暮樂在苒艸延道出燕京迺輦阿不父
蕭仲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面貌知非處女乃歎道
上必以疑殺璣矣却不知璣之果有染也已而入宮
彌勒自揣事必敗露惶悔無地見海陵來涕交頤下
戰慄不敢迎海陵淫興大作遂列燭兩行命侍嬪脫
其衣而淫之彌勒掩飾不來只得任其做作海陵見
非處女大怒道迺輦阿不迺敢盜爾元紅可惱可恨
呼宮豎細綁彌勒審鞫其詳彌勒泣告道妾十三歲
時為哈密都盧所淫以至於此是與迺輦阿不實無干

涉海陵叱問哈密都盧何在彌勒道死已久矣海陵
道哈密都盧死時幾歲彌勒道方十六歲海陵怒道
十六歲小孩童豈能巨創汝耶彌勒泣告道賤妾死
罪實與迺輦阿不無干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必哈
密多盧取汝元紅迺輦阿不乘機入彀也彌勒頓首
無言即日遣出宮致迺輦阿不于死彌勒出宮數月
海陵思之復召入封為克媛封其母張氏華國夫人
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鞏國夫人越日海陵詭以彌
勒之命召迺輦阿不妻擇特懶入宮亂之笑曰迺輦
阿不善躡混水朕亦淫其妻以報之進封彌勒為柔

夫淫妻
可以服人

妃以擇特懶給侍本位時行幸焉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定哥姓唐姑氏眼橫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插春山似瑤池玉女說不盡的風流萬種窈窕千般海陵在汴京時偶于簾子下瞧見定哥美貌不覺鬼散鬼飛痴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這等一個美婦人倒落在別人手裏豈不可惜便暗暗着人打聽是誰家宅眷探事人回覆是節度使烏帶之妻極是好風月有情趣的人只是没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極多止有一個貴哥是他得意丫鬟常川使用的這貴哥也有幾分姿色海陵就思量一個計策差人去尋

無針不引
線大家最
宜慎防此
革

著烏帶家中時常走動的一個女待詔叫他到家裏來與自己篋了頭賞他十兩銀子這女待詔曉得海陵是個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勢千推萬阻不敢受這十兩銀子海陵道我賞你這幾兩銀子自有用你處你不要十分推辭女待詔道但憑老爺分付若可做的、小媚人盡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這許多賞賜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銀子就是不肯替我盡心竭力做了你若肯爲我做事日後我還有擡舉你處女待詔道不知要婦人做恁麼事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門樓內是烏帶節度使衙內麼女待詔答道是節度

使衙海陵道聞你常常在他家中篋頭果然否女待
詔道他夫人與侍婢俱用小婦人篋頭海陵道他家
中有一个丫鬟叫做貴哥你認得否女待詔道這個
是夫人得意的侍婢與小婦人極是相好背地裏常
常與小婦人東西照顧着小婦人海陵道夫人心性
何如女待詔道夫人端謹嚴厲言笑不苟只是不知
爲甚麼歡喜這貴哥憑着他十分惱怒若是貴哥站
在面前一勸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內大小人
都畏懼他海陵道你既與貴哥相好我有一句話央
你傳與貴哥女待詔道貴哥莫非與老爺沾親帶骨
麼海陵道不是女待詔道莫非與衙內女使們是親
眷往來老爺認得他麼海陵道說不是女待詔道莫
非原是衙內打發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詔
道既然一些沒相干要小婦人去對他說恁麼話海
陵道我有寶環一雙珠釧一對央你轉送與貴哥說
是我送與他的你肯拿去麼女待詔道拿便小婦人
拿去只是老爺與他既非遠親又非近鄰平素不相
識平白地送這許多東西與他倘他細細盤問時叫
小婦人如何答應海陵道你說得有理難道教他猜
啞謎不成我說與你聽須要替我用心委曲不可悅

事女待詔道分付得明白婦人自有處置海陵道我兩日前在簾子下看見他夫人立在那里十分美貌可愛只是無緣與他相會打聽得他家只有你在裏面走動夫人也只歡喜貴哥一人故此賞你銀子央你轉送這些東西與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通一個信兒引我進去博他夫人一宵恩愛女待詔道偷寒送暖大是難事況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搭婦人如何去做得海陵怒道你這老虔婆敢說一個不去麼我目下就斷送你這老猪狗只這一句嚇得女待詔毛髮都豎了抖做一團道婦人不說不去只說這件事

必須從容緩款性急不得怎麼老爺就發起惱來海陵道我如今也不惱你了只限你在一個月內要圓成這事不可十分怠緩女待詔唯唯連聲跑到家中算計了一夜没法入脚只得早早起來梳洗完畢就把寶環珠釧藏在身邊一徑走到烏帶家中迎門撞見貴哥貴哥問道今日有何事來得恁早女待詔道有一个親眷為些小官事有兩件好首飾托我來府中變賣些銀兩是以早來貴哥道首飾在那里我用得麼女待詔道正是你們用得的你換了他的倒好貴哥道要幾貫錢拿與我看一看女待詔道到房

中纔把與你看，貴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內，便向厨櫃裏搬些點心果子請他喫，問他討首飾看。那女待詔在身邊摸出一雙寶環放在卓子上，那環上是四顆祖母綠鑲嵌的，果然耀日層光，世所罕見。貴哥一見，滿心歡喜，便說他要多少銀子。女待詔道：他要二千兩一隻，四千兩一雙。貴哥舔談道：我只說幾貫錢的東西，我便允得起。若說這許多銀子，莫說我沒有，就是我夫人一時間也拿不出來，只好看看罷。又道：待我拿去與夫人瞧一瞧也識得世間有這般好首飾。女待詔道：且慢着，我有句話與你說，個明白。拿去不

薛秋生

遲貴哥道：有話儘說，不必隱瞞。女待詔道：我承你日常看顧，感恩不盡。今日有句不識進退的話，說與你聽。你不要惱我，不要怪我。貴哥道：你今日想是風下，你在府中走動多年，那一日不說幾句話，怎的今日說話我就怪你，惱你不成？你說你說。女待詔道：這環兒是一個人，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銀子，還有一雙珠釧在此，連忙向腰間摸出珠釧放在卓子上。貴哥見了，笑道：你這婆子說話真個風了。我從幼兒來在府中，再不會出門去，又不曾與恁人相熟，爲何有人送這幾千兩銀子的首飾與我？我想是那個要央人做

第 件事有次

前程你婆子在外邊指着我老爺的名頭說騙他這
些首飾今日露出馬脚恐怕我老爺知道你故此早
來府中說這話騙我女待詔道若是這般說我就該
死了你將耳朵來我悄悄說與你聽貴哥道這里再
沒有人來聽的你輕輕說就是了女待詔道這寶環
珠釧不是別人送你的是那遼王宗幹第二世子兒
做當朝右丞領行臺尚書省事完顏迪古老爺央我
送來與你的貴哥笑道那完顏老爺不是那白白淨
淨沒髭鬚的俊官兒麼女待詔道正是那俊備後生
官兒貴哥道這到希奇了他雖然與我老爺往來不

便說得着
了

過是人情體面上走動既非府中族分親戚又非通
家兄弟並不曾有杯酌往來若說起我一面也不曾
相見他如何肯送我這許多首飾女待詔道說來果
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說便不是受人之託終人之
事我若輕輕說出來連你也喫一個大驚貴哥笑道
果是恁麼事情你須說個明白女待詔纔定了喘息
低了聲音附着貴哥耳朵說道數日前完顏右丞在
街上過恰好你家夫人立在簾子下面被他瞧見了
他思量要與你夫人會一會兒沒個進身的路頭打
聽得只有你在夫人跟前說得一句話故此央我拿

言出如山
老婆子原
有膽氣

這寶環珠釧送與你要你做個針兒將線引你說希
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貴哥道癩蝦蟆躲在陰
溝洞裏指望天鵝肉喫忒差做夢了夫人好不兜搭
性子侍婢們誰敢在他跟前道個不字莫說眼生面
不熟的人要見他就是我老爺與他做了這幾年夫
妻他若不喜歡時等閒不許他近身怎麼完顏右丞
做這個大春夢來女待詔道依你這般說大事成不
得了我依先拿這環釧送還了他兩下撒開省得他
來絮聒那貴哥口裏雖是這般回復恰看了這兩雙
好環釧有些眼黃地黑心下不割捨得還他便對女

待詔道你是老人家積年做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
少年媳婦不曾識事的又不是頭生兒爲何這般
性急凡事須從長計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鉞
撬個井的道理女待詔道不是我性急你說的話沒
有一些兒口風教我如何去回復右丞不如送還了
他這兩件首飾倒得安靜貴哥道說便是這般說且
把這環釧留在我這里待我慢慢地看覷個方便時
節躡探一個消息回話你若有一線的門路我便
將這物件送了夫人你對右丞說另拿兩件送我何
如女待詔道這個使得只是你須要小心在意緊差

清夜蕭瑟
風月逼人
此夫人觸
景傷懷小
妮子樂幾
鼓舌也

緊做不可丟得冰洋了。我過兩三日就來討個消息。好去回復右丞說畢。叫聲聒噪去了。貴哥便把這東西放在自己箱內。躊躇算計不敢提起。一夕晚月明如畫。玉宇無塵。定哥獨自一個坐在那軒廊下。倚著欄杆看月。貴哥也上前去。站在那裡。細細地瞧他的面龐。果是生得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是眉目之間。覺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說道。夫人獨自一個看月。也覺得淒涼。何不接老爺進來。杯酒交歡。同坐。一看更熱鬧。有趣。定哥皺眉答道。從來說道人。月雙清。我獨自

芳心盡露

坐在月下。雖是孤另。還不辜負了這好月。若接這醜賤濁物來舉盃邀月。可不被嫦娥連我也笑得俗了。貴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蒙恩擡舉。却不曉得怎麼樣的人。叫做趣人。怎麼樣的叫做俗人。定哥笑道。你是也不曉得。我說與聽你。日後揀一個知趣的。纔嫁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寧可一世沒有老公。不要被他的污辱了身子。貴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定哥道。那人生得清標秀麗。個儻脫酒。儒雅文墨。識重知輕。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醜陋鄙猥。粗濁蠢惡。取憎討厭。齷齪不潔。這便是俗人。我前世裏不曾栽修得如今

貴哥大是
妙口獸裏
藏乖冷中
看熱似慢
而實緊

嫁了這個濁物，那眼稍裏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
看月，倒還有些趣。貴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問夫人
比如小妮子不幸嫁了個俗丈夫，還好再尋個趣丈
夫麼？定哥哈哈的笑了一聲，道：這妮子倒說得有趣。
世上婦人，只有一個丈夫，那有兩個的理？這就是偷
情不正氣的勾當了。貴哥道：小妮子常聽人說有偷
情之事，原來不是親丈夫，就叫偷情了。定哥道：正是
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貴哥帶笑說道：若是夫
人包得小妮子，嫁得個趣丈夫，又去偷什麼情？儻或
像了夫人今日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討不快活，喫不

如背地裏另尋一個清雅文物，知輕識重的，與他悄
地往來，也曉得人道之樂，終不然人生一世，艸生一
秋，就只管這般悶昏昏過日子不成？那見得那正氣
不偷情的，就舉了節婦名標青史。定哥半晌不語，方
纔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聽得，不當穩便。貴
哥道：一府之中，老爺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無以次
做得主的人。老爺又趨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個有
些小做作，誰人敢說個不字？況且說話之間，何足為
慮。定哥對着月色，歎了一口氣，欲言還止。貴哥又道：
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話，不要瞞我。

知音者
心自懂

定哥道你方纔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籠中之鳥就有此心眼前也沒一個中得我意的人空費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裏就看得一個人中意也沒個人與我去傳消息他怎麼到得這裏來貴哥道夫人若梁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个紅娘替夫人傳書遞柬怎麼夫人說没人敢去定哥又迷迷的_○笑一聲不答應他貴哥轉身就走定哥叫住他道你往那里去莫不是你見我不答應心下著了忙麼我不是不答應只笑你這小妮子說話倒風得有趣貴哥道小妮子早間拾得一件寶貝藏在房裏要去

拿來與夫人識一識寶定哥道怎麼寶貝那里拾得來的我又不是識寶的三叔公貴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寶環珠釧遞與定哥道夫人這兩件首飾好做得人家的聘禮麼定哥拿在手裏看了一回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果是好得緊隨你怎麼人家下聘也沒這等好首飾落盤除非是皇親國戚駙馬公侯人家纔拿得這樣東西出來你這妮子如何有在身邊實實的說與我聽貴哥道不敢瞞夫人說這是一個人央着女待詔來我府裏做媒先行來的聘禮定哥笑道你這妮子真个害風了我無男無女

又沒姑娘小叔女待詔來替那個做媒貴哥道他也
不說男說女也不說姑娘小叔他說的媒遠不遠千
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難道女待詔來替你做媒貴
哥道小妮子那得福來消受這寶環珠釧定哥道難
道替侍女中那一個做媒不成筭來這些妮子一發
消受不起了貴哥道使女們如何有福消受這件只
除是天上仙姬瑤臺玉女像得夫人這般人物纔有
福受用他定哥笑道據你這般說我如今另尋一個
頭路去做新媳婦作與女待詔做個媒人你這妮子
做個從嫁罷貴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待

詔小妮子情愿從嫁夫人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聲
把貴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風
說出許多風話來倘若被人聽見豈不連我也沒了
體面貴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亂道真真實實那女待
詔拿這禮物來聘夫人定哥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勃
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戶人家孤孀嫠婦他
怎敢小覷我把這樣沒根蒂的話來後落我明日對
老爺說着人去拿他來拷打他一番也出這一口氣
貴哥道夫人且莫惱怒待小妮子悄悄地說出來聞
夫人一場好笑俗語云不說不笑不叫只怕小

巧夫人許
多做作狡
丫頭許多
說法

妮子說出來。夫人又笑。又叫定哥一向是喜歡貴哥的。犬凡有事發。忽見了貴哥。就解散了。何況他今日自家的言語。唐突怎肯與他計較。故此順口說道。你說我聽那一腔怒氣。直走到瓜哇國去了。貴哥道。幾日前頭有一個尚書右丞。打從俺府門首經過。瞧見夫人立在簾子下面。生得嬌嬈美艷。如毛嬙飛燕一般。他那一點魂靈兒。就掉在夫人身上。歸家去。整整欣昏迷痴。想了兩日。再不得湊巧兒。遇見夫人。因此上托這女待詔。送這兩件首飾。與夫人求夫人再見一面。夫人若肯看覷他。便再在簾子下與他一見也。

好收他這兩件環釧。况這個右丞。就是那完顏迪古。好不生得聰俊洒落。極是有福分的官兒。筭來夫人也曾瞧見他來。定哥回嗔作喜。道莫不是常來探望老爺的那少年官兒麼。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這個人心性是不常的。貴哥哈哈的笑道。從來相面的先生。與人對坐着半日。從頭看到腳下。又相手摸腰。還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連心都瞧見了。豈不是兩心相照。定哥道。丫頭莫要嚷。我且問你。那女待詔怎麼樣。對你說你怎麼樣。回話那女待詔。貴哥道。那女待詔是個老作家。恐怕一句說出來。惹

如何就知
也心性不
而這相法
太高

麻疑女待
記甚好

自己又推
下得好

急脈緩受

天奇

是非到了身上便伸進吐出團團圈圈遠遠地說將
來我說老婆子你不消多說了以定是有那個人兒
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個馬百六何苦扯扯拽
拽排佈這個大套子那女待詔便拍手拍腳的笑起
來說道好個乖乖姐姐像似被人開過聰明孔了一
猜就猜着被小妮子照臉一口啐唾罵他道老虔婆
老花娘你自沒廉耻被千人萬人開了聰明孔纔學
得這籠頭生意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靴頭便動的
那個和你這虔婆取笑那女待詔道好姐姐你不須
發惱我不過是趁口取笑你難道你這般決烈索性

的姐姐身邊就肯添个影人兒小妮子道你這般說
且饒你夫不許在此胡纏那女待詔又道我特特為
着夫人來被你搶白這一頓怎麼教我就去了你且
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說說我聽我是劈面相聞聲相
揣骨相麻衣相達磨相一下裏就知道他的心事不
小妮子便道若問別樣心事我實實不曾曉得若說
我夫人正色治家嚴肅待衆見我們一些笑容也是
沒有的誰敢在他跟前把身子側立立兒那女待詔
道若依這般說就恭喜賀喜我這馬百六穩穩地做
成了小妮子道你這般胡嘲亂講莫不惹得打下截

此等謹語
何處得來

來他道我是依着相書上相來的小妮子道相書上
那一本有如此說話他道俗語說得好嬉嬉哈哈不
要惹他臉兒狠狠一問就肯定哥正呷着一口茶聽
見貴哥這些話不覺笑了。一聲噴茶滿面罵道這處
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來打他幾個耳聒子纔饒他
說罷話時鑪煙已盡織女橫斜漏下二鼓矣貴哥伏
侍定哥歸房安置就問道這兩件寶貝放在那裏好
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飾箱內好好鎖着貴哥依言收
拾不題恰說貴哥得了定哥這個光景心中揣定有
八九分穩的事也安眠了一夜到次日清晨定哥在

天孫他

說許挑人

寒客中窠

粧閣梳裏貴哥站在那里伏侍他看見他眉眼欣欣
比每日歡喜的不了便從傍插一嘴道夫人今日何
不着人去叫那處婆來打他一頓定哥笑道且從容
那婆子自然來貴哥道不是小妮子性急實是氣那
老處婆不過定哥道當怒火炎惟恐水制你不消性
急貴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該一促一成倘或夜
長夢多這般一個標致人物被人樓上了那時便遲
了定哥道他自標致要他做怎麼貴哥道不是小妮
子多言老爺常常不在家夫人獨自一個頗是凄冷
小妮子又要溺尿耐不得夫人的脚待這標致人來

替夫人稱一稱也。強如冬天用湯婆子，夏天用竹夫人，定哥道：「丫頭多嘴，我不要你管。」貴哥道：「小妮子蒙夫人擡舉，故替夫人耽憂，怎麼說个管着夫人？定哥也不答應他的說話，向身邊鈔袋內摸出十兩一錠的銀子，遞與貴哥道：「我把這銀子賞賜你，拿去打一雙鐲兒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我一場恩念。你不可與眾人知道。」貴哥叩頭接了銀子，對定哥道：「一絲爲定，萬金不移。」夫人既酬謝了媒婆，媒婆即着人去尋女待詔。約那人晚上到府中來。定哥掩口胡盧道：「黃花女兒做媒，自身難保。世間那有未出嫁的媒婆？」貴

有此婢子
那得不壞
事

哥道：「虔婆也是女兒身，難道女兒就做不得虔婆？」定哥又笑道：「你說話真個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約他？」貴哥道：「別的事怕羞，這事兒只有小姚子女待詔知道，怕怎麼羞？」俗語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兩羞抽兩抽，只顧羞，只顧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兒，你怎麼學得這許多鬼話兒？」在肚裏兩個一遞一句說得梳粧事畢，貴哥便走到廳上，分付當直的去叫女待詔來。夫人要篋頭絞面，當直的道：「夫人又不去燒香，赴筵席，爲何要絞面？」貴哥道：「夫人面上的毛，可是養得長的，你休多管閑。」

事當直的道少刻女待詔來，姐姐的毛一發，央他絞一絞，省得養長了，拖着地，貴哥啐了一聲，進裏面去了。不移時，女待詔到了，見過定哥，定哥領他到粧閣上去，篋頭只叫貴哥在傍伏侍，其餘女使一個也不許到閣兒上來。女待詔到得粧閣上頭，便打開家伙，包兒把篋箕一個個擺列在卓子上，恰是一個大梳，一個通梳，一個掠兒，四個篋箕，又有剔子剔帚，一雙簪子，共是十一件家伙，纔把定哥頭髮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後後，左邊右邊，蒲駿摸索，捏了一遍，纔把篋箕篋上兩三篋箕，貴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詔就

知其意，順口兒開科，說道：夫人頭垢氣色及時，主有喜事臨身。貴哥插嘴道：應在幾時得喜？女待詔道：只在早晚之間，主有非常喜慶。定哥道：朝廷沒有覃恩，我又不討封贈，有恁麼非常的喜事？女待詔道：該有個得活寶的喜氣。貴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國出的走盤珠，緬甸國出的緬鈴，只有人纔是活寶。若說起人時，府中且是多得緊，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說恁麼活寶不活寶？女待詔道：人有幾等人物，有幾等物寶，有幾等寶活，也有幾等活。你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綠，喝五吆三，那曾見希奇的活寶來。定

哥心中雖是熱燥得緊，只是口裏說不出來。貴哥又問女待詔道：「你今日來篋頭，還是來獻寶？」定哥便把女待詔推了一推，道：「小妮子多嘴饒舌，你莫聽他。貴哥便向女待詔睨了一眼，女待詔道：『要活寶時儘有，只怕夫人不用。』貴哥道：『夫人正用得着這活寶。』定哥道：『還不叫聲，誰許你多說？』貴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我且站遠些。』個說罷，洋洋的走過一邊。定哥便道：『婆子，我且問你，那人幾時見我來，有恁話對你說？你怎麼大膽，就敢替他來誘騙我？』女待詔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細細告訴夫人，這一個月那一日，夫人立在

撒清

猶說

朱簾下邊，瞧着那往來的人，恰好說的那人，打從府門過，看見夫人容貌，便歎道：『天下怎麼有這等一個美人，倒被別人娶了去，豈不是我沒福？』定哥笑道：『這不是那人沒福，貴哥聽得又走來，插嘴道：『不是那人沒福，是誰沒福？』女待詔道：『是我婆子沒福。』貴哥道：『怎麼是你沒福？』女待詔道：『若是夫人不會出閣，我去對那人說，做上一頭媒，豈不撰那人百十兩媒錢？貴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兩銀子，只怕那人沒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派演天漢宮居右相，那里少金釵十二，粉黛成行，說他沒福，看來倒是我沒福。』女

自着鬼迷
能無慙色

待詔道夫人乾淨識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裏不
輕意看上一個人夫人如何得沒福一邊說一邊篋
頭三個人說得火滾般熱竟沒了一些避忌這定哥
歡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兩雪花銀賞
與女待詔道婆子今日覓得頭好權賞你這些東西
我日後還要重重酬你女待詔千恩萬謝收藏過了
纔附着定哥耳朶說道請問夫人還是婆子今日去
約那人來還是明日去約他定哥面皮通紅答應不
出貴哥道老虔婆作事顛倒說話好笑今日是一個
黃道大吉日諸樣順溜的况且那人數日前就等你

這丫頭善
能提線索

的回復他心裏好不急在那裏你如今忙忙去約他
晚上來他還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東海怎麼說個
明日定哥笑道痴丫頭你又不曾與那人相處幾時
怎麼連他的心事先瞧破來貴哥道小妮子雖然不
曾與那人相處恰是穿鐵草鞋走得人的肚子過定
哥又冷笑了一聲低頭弄着裙帶子女待詔道婆子
如今去約那人夫人把恁麼物件爲信貴哥將定哥
一枝鳳頭金簪拿在手中遞與女待詔那簪兒有何
好處

葉子金出自異邦色欺火赤細抽絲攢成雙鳳狀

西廂記 卷二十三
若天生頂上嵌貓兒眼閃一派光芒衝霄耀日口中銜金剛鑽垂兩條珠結似舞如飛常縮青絲好像烏雲中赤龍出現今藏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詔前來這女待詔將着這一件東西明是個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貴哥把簪兒遞與女待詔道這個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這妮子好大膽擅動我的首飾貴哥笑道小妮子頭一次大膽望夫人饒恕則個定哥道饒你饒你女待詔歡天喜地接着簪兒出門一徑跑到海陵府中海陵正坐在書房裏面女待詔便走到那里朝着

海陵道老爺恭喜老爺賀喜海陵道我託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惱你你今日來賀怎麼喜女待詔道老婦人如今不做待詔了是一個儼定三秦扶炎劉的韓信臨潼聞寶尊恩幸的子胥懷搗令青兵符來救那困圍城的烈丈夫怎麼還說個惱字海陵欣欣然道早知你幹成了功勞却是錯怪了也那女待詔把前前後後的話細細陳說了一遍纔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結的鳳頭簪兒遞與海陵道這便是皇王令旨大將兵符一到即行不許遲滯歡喜得那海陵滿身如蟲鑽虱咬皮燥骨輕坐立不牢道

西廂記 卷二十三
這事虧着你了，只是我怎麼時候好去從那一條路入脚，女待詔道：黃昏時候，老爺把幅巾籠了頭，穿上一件緇衣，只說夫人着婆子請來宣卷的尼姑，從左角門進去，萬無一失。海陵笑道：這婆子果然是智賽孫吳，謀欺陸賈，連我也走不出這個圈套了。忙取銀二十兩賞他，女待詔道：前日送與貴哥的寶環珠釧，貴哥就送與夫人作聘禮了，老爺今晚過去，須索另尋兩件去送與他。海陵道：環兒釧子，我還有兩對，比前日的更好，原留着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兩對我晚上另帶這兩對去送與他，你須先和他約會一

個端正，後頭好常常來往。女待詔應允去見定哥，把海陵的說話回復了一遍，定哥滿面堆下笑來，叫貴哥送他出門，囑付道：師父早些來，女待詔一頭走，悄悄地对貴哥說，完顏老爺再三囑謝你，說晚上另有環兒釧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須要溫存，撫惜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貴哥啐了一聲道：好一個包前包後的馬，百六兩下散去，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付前後關門，男婦各歸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息，不許東穿西走，只留貴哥一個在房伏侍，不覺譙樓鼓響，遠寺鐘鳴，這海陵滿了徒弟夫人，一個從人

這是這夜
分付得緊

也不帶着，獨自一個走到女待詔家中敲門，叫道：待詔在否？只見女待詔提了一盞小燈籠，走將出來開門，看見海陵黑魃魃的，獨自立在街上，便道：請進來坐坐。去。海陵道：這是什麼時候了？還說坐坐。女待詔道：譬如他那里還不招架子，怎的這般性急？海陵笑一聲，拽了手就走。女待詔道：放尊重些，不要連婆子也取笑。兩個提着這盞小燈籠，遮遮掩掩，走到烏帶府衙角門首，輕輕敲上一下，那裏面走出一個丫鬟，也拿了一碗小紗燈兒，迎門相叫。海陵走進門去，丫鬟便一地裏拴上了門。女待詔扯扯海陵道：顏師父

這個便是貴哥姐姐。海陵聽了女待詔話，便千揖萬揖，謝了貴哥。又在袖子裏取出兩隻環，共劍與他道：屢勞姐姐費心，這物件權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輕薄。女待詔從傍攢掇道：老爺仔細看一看，不要錯認了。若論這般一個好姐姐，就受老爺這聘禮，也不爲過。海陵笑道：原蒙姐姐錯愛，纔敢唐突。若論小生這般人物，豈不辱莫了姐姐？女待詔道：老爺不必過謙。姐姐不要害怕，你兩個何不先喫個合巹杯兒？海陵道：婆婆說得極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兒在那里？女待詔斟着他兩個的頭道：好個不聰明的老爺，杯兒就在

嘴上好酒就在嘴裏你兩個香噴噴美甜甜咬一個嘴就是合色盃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見不到此便接着貴哥要與他做嘴那貴哥扭頭扭頸不肯順從被海陵攔腰抱住左湊右湊貴哥拗不過只得做了個肥嘴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啞啞咬咬多時還不放鬆女待詔笑道好姐姐酒便少喫些莫要貪盃喫醉了撒酒風海陵便照女待詔肩胛上拍一

翻笑得話

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理論正事三個人說說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見燈燭輝煌盃盤羅列珍羞畢備水陸兼陳恰便似會親見禮男男女女闢新粧

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將息不要他起來定哥分
付貴哥好好送爺出去你就進來貴哥便掌了燈悄
悄地一重重開了門送海陵海陵走得幾步見側邊
一間廂房淨蕩蕩沒有人便摟住貴哥求歡貴哥道
夫人極是疑心重的我進去得遲他豈不怪海陵道
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謝你的定不作酸一頭
說一頭就抱了貴哥走進廂房恰好有舊椅子二張
靠着壁邊海陵就那椅子上與貴哥行事原來貴哥
年紀只得十五六歲烏帶雖是看上他幾番要偷摸
他怕着定哥不曾到手他只賤見定哥與海陵這般

恩愛只道怎地快樂所以欣然相就不道初時如此
疼痛連聲告饒海陵亦愛惜他不敢恣意却又捨不
得放手摩弄多時纔出角門而去却說定哥見貴哥
送海陵去許久不轉疑有別事忙忙的潛踪躡足立
在角門裏等他見他慢慢地轉來便將身子影在黑
地裏聽他說些甚話只見他一路關門口裏喃喃的
說道這樁事有甚好處却也當一件事去做他真是
好笑一頭說一頭笑望房裏走只道沒人聽見不料
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裏轉身去關房門纔
看見定哥立在房門外嚇了一跌羞得當不得定哥

只是作酸

扶他起來道你和他幹得好事我都瞧見了貴哥道
並不幹恁麼事定哥道你賴到那里去若是別一個
我實是容不得他是你引進來的果然不比我那濁
物如今正要和他來往難道倒多你不成只是你日
後不要僭我的先頭貴哥道小妮子安敢僭先只望
夫人饒恕說畢大家歡歡喜喜坐到天明不題從此
以後海陵不時到定哥那里通宵作樂貴哥和定哥
兩個就像姊妹一般不相嫌忌漸漸的侍女們也都
知道只是不敢管他閒事所不知者烏帶一人而已
光陰似箭約摸着往來有數個月海陵是漁色的人

又尋着別個主兒去弄，有好一程不到，定哥這里這
定哥偷垂淚眼，懶試新粧，冷落淒涼，埋怨懊悔，叫貴
哥着人去尋女待詔，要他寄個信兒與海陵，催他再
來。那女待詔又病倒在牀上，走來不得，定哥捺不住
那春心鼓動，慾念牢騷，過一日有如一年，見了烏帶
，就似眼中釘一般，一發惹動心中煩惱，没法計較家
奴中有個閻乞兒，年紀不上二十，且是生得乾淨活
脫，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貴哥不肯，不敢開言，湊着貴
哥往娘家去了，便輕移蓮步，獨自一個走到廳前，只
做叫閻乞兒分付說話，就與他結上了私情，怎見得
私情好處

一个是幽閨乍曠，一个是女色初侵，幽閨乍曠，有
如餓扁擒羊，女色初侵，好似蒼鷹逐兔，鴛鴦枕上，
羅襪縱橫，翡翠衾中，雲鬟散亂，定哥許多欲爲之
興趣，此際方酬乞兒一段鏖戰之精神，今宵畢露，
惟願同心天地老，何妨暮暮與朝朝

如此往來，非止一夜，一日貴哥回來，看見定哥容顏，
不似前番愁悶，便問那人是幾時來的，定哥道：那人
何曾肯來，不是跳槽，決是奉命往他方去了，我日夜
在此想你，怨你，你爲何今日纔回？貴哥道：夫人如何

是想我如何是怨我定哥道虧你引得那人來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來這便是怨你貴哥見定哥這樣說話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問停不移時定哥斗貴哥到房中要對他說些恁麼話却又臉紅了不說半吞半吐的束住了嘴貴哥立了一會只得問道夫人呼喚小妮子來畢竟要分付些話怎的又不開口定哥歎口氣道你去得這幾日我惹下一樁事在這裏要和你商議故此叫你來及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說不出了貴哥道夫人平日沒一句話不對小妮子說的怎麼今日這般含糊疑慮定哥道我

不好說得我受了乞兒的虧貴哥道乞兒不過是抄化無賴的人受了他虧夫人若肯饒他便不打緊若不肯饒他着當直的送到五城兵馬司打他一頓板子重重的枷示他兩三個月就出氣了定哥道不是這個乞兒所以要和你計較一個長便貴哥道不是這個乞兒却是那個乞兒定哥道是家中的閻乞兒貴哥道若是閻乞兒衝激了夫人一發好懲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煩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爺回來着着實實的打他幾百趕逐他離了府門就勾了有恁麼長便短便要計較得定哥附着貴哥的耳

朶道不是這般說話數日前我被閻乞兒強姦了不好對別个說得只等你回來和你商議一個長便貴哥笑道府中規矩從來不許男子擅入中堂便是那人來也有個女待詔做牽頭小妮子做脚力纔走得進來這狗才怎的敢闖進繡房強姦夫人真是夫人受虧了這狗才的膽不知是怎麼樣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間闖來的是夜間闖來的定哥的臉紅了又白了又紅羞慙滿面道不瞞你說是夜裏進來的貴哥笑道據夫人說來是和姦不是強姦了不要說乞兒有罪連夫人也有個罪了定哥道我睡着在牀上

豔婢子識
請入神

不知他怎地走將進來把我騙了貴哥笑道這狗才倒○是○個○啄○木○鳥○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個○啄○木○鳥○貴哥道小妮子聞得那啄木鳥把尖嘴在那樹上畫了幾畫搖了幾搖那樹木裏頭的蠹虫兒自然鑽出來等這鳥兒喫夫人的房門謹謹拴上的房中又有侍妾們相伴着不知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門上畫得幾畫搖得幾搖夫人的房門就自開了豈不是個啄木鳥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來取笑我實實與你說那人許久不來我心裏着實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沒有一個知我心的我冷落不過故此將就容納了乞

兒你如今既回來，我就斷絕了他，再不許他進來。就是貴哥道：「蕭何律法和姦也合杖開，夫人這說話正合着律法，但憑夫人自家裁處，只怕那虫兒不肯躲。又要鑽出來，湊着他，兩個正在說話，當直的報說烏帶回來，大家驚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話下。當時定哥雖對貴哥說了這一番心，中却不捨得斷絕。乞兒依先暗暗地趕着空兒幹事，只不敢通宵作樂。貴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叅破他。婢中有个小底藥師奴，一日撞遇定哥和乞兒在軒廊下說話，跑來告訴貴哥。貴哥叮囑他，叫他不要多管，惹

夫人責罰，故此小底藥師奴也不對人說。乞兒常常來撩撥貴哥，要圖貴哥打做一家。貴哥只是不理他。乞兒張着眼，錯把貴哥一把攔住，便要咬嘴，被貴哥罵道：「你這狗才，身上惹下了凌邇的罪兒，還不知死活，又來撩我。我說出來時，只怕你這狗才死無葬身之地。那乞兒喫了這一場搶白，暗暗對定哥說：「纔絕了這個念頭，再不敢來詭弄貴哥。後來海陵即了大位，烏帶還做崇義節度使，每遇元會生辰，使家奴葛魯葛溫請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兩宮太后起居，海陵一見貴哥，就想起昔日的情意，因貴哥

詞氣持正
勉飾前非

傳語定哥道自古天子亦有兩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當以汝為后貴哥歸其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笑道少時醜惡事已可恥今兒女已成立豈可更為此事以貽兒女羞蓋與閻乞兒相得不忍捨之也海陵聞其言又使人對定哥說道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烏荅補為辭說彼常侍其父無隙可乘海陵即召烏荅補為符寶祗候定哥與貴哥商議道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酒醉令家奴葛魯葛溫縊殺烏帶時天德三年七月也烏帶死海陵偽為哀傷以禮厚葬之使小底藥師奴傳肯定哥告以

有恨

納之之意定哥將行貴哥為從小底藥師奴諛之曰夫人行矣閻乞兒何以為情定哥懼其洩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賂之使無言與閻乞兒私事定哥入宮海陵冊為娘子貞元元年封貴妃大愛幸許以為后賜其家奴孫梅進士及第海陵每與定哥同輦游瑤池諸妃步從之閻乞兒以妃家舊人得給侍本位後海陵嬖侍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佯為不聞而去定哥益無聊賴欲復與乞兒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

婦人亦知
效楊德祖
故智耶

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貴忘我耶定哥欲以計納乞兒
于宮中恐闈者察其隱乃先令侍兒以大篋盛褻衣
其中遣人載之入宮闈者索之見篋中皆褻衣闈者
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闈者曰我天子妃親體之衣
爾故玩視何也我且奏聞之闈者惶懼其死罪請後
不敢再視定哥乃使尼以大篋盛乞兒載入宮中闈
者果不敢復索乞兒入宮十餘日定哥得恣情歡諛
喜出望外然樂不可極不得已使衣婦人衣雜諸侍
婢抵暮混出貴哥聞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縊死定
哥搜捕乞兒及比丘尼皆伏誅封貴哥萃國夫人小

底藥師奴以匿定哥姦事杖百五十後亦賜死麗妃
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與之私欲
納之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謂按都
瓜曰必出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
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
一妻殺其身乎愚痴諒不至此文不得已乃與石哥
相持慟哭而別是時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納
之一日海陵與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問道
卿還思此人否文答道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
是路人微臣豈敢再萌邪思海陵大喜道卿爲人大

忠厚乃以廸輦阿不之妻擇特懶償之使爲夫婦及
定哥縊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爲昭儀正
隆元年封柔妃二年進封麗妃昭媛察八者姓耶律
氏嘗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聞其美強納之封爲昭
媛以蕭堂古帶爲護衛察八見海陵嬪御甚多每以
新歡間阻舊愛不得已勉意承歡而心實戀戀堂古
帶也一日使侍女以軟金鶴鶉袋子數枚題詩一首
遺蕭堂古帶詩云

一入深宮盡日間

思君欲見淚闌珊

今生不結鴛鴦帶

也應重過望夫山

堂古帶得之懼禍及已謁告往河間驛無何事覺海
陵召問之堂古帶以實聞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
在思汝者吾爲汝結來生緣乃登寶昌樓手刃察八
墮樓下死諸后妃股慄莫能仰視并誅侍女之遺軟
金鶴鶉袋者海陵殺諸宗室擇其婦女之美者皆欲
納之宮中乃諷宰相道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
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徒單貞以告蕭裕蕭裕道
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爲此耶徒單貞以
其語復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
已意諷蕭裕必欲裕等請行此事貞不獲辭乃對裕

說道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禍將及矣。蕭裕道必不肯已，惟上擇一人納之。徒單貞道必須公等白之。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納秉德弟紉里妻高氏。宗本子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來妻。又納叔曹國王子宗敏妻阿懶于宮中。貞元元年，封爲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懶出宮而封高氏。而修儀加其父高邪魯爲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壽寧縣主什古，梁王宗弼女靜樂縣主蒲刺及習燃宗雋女師姑兒皆海陵從妹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

女也。爲海陵再從姊妹，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兒，妹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內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師姑對他說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也。汝之美，主上能舍汝乎？主上于汝爲再從姊妹，出閣之日，服制無矣，相遇猶路人。然汝曷不入侍于上，以博恩寵？莎里古真笑而從之。入見海陵，海陵幸之，竭盡精力，博得古真一笑。次日以其夫撒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謂撒速道：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令宿于家，當令宿于妃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語。

劫經

每召古真入海陵必親伺候于廊下立久不至則坐于高師姑膝上以望之高師姑道陛下尊為天子嬪御滿前何勞苦如此海陵笑道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乃可貴也莎里古真一至則捧惜擁持無所不用其極惟恐古真之不悅已然古真在外頗恣淫佚恃寵答決其夫其夫亦不能制見官之尊貴人之有才者及美貌而饒於淫具者必招徠之與之交合不以為耻海陵聞之大怒道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我者乎怒甚氣咽不能言莎里古

海陵之暴而莎里古真玩弄之有餘才耶視耶抑有天幸也

真恬不為意嘻嘻的道我只笑爾無能耳海陵又大怒遣之出宮後復思之屢召入焉其妹餘都牌印鬚古刺妻也海陵嘗私之謂之曰汝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勝莎里古真多矣餘都恚曰古真既有貌陛下何不易其肌膚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閻羅天子安能取彼易此餘都道從今以後妾不敢復承幸御矣海陵慰之曰前言戲之耳汝毋以我言為實而生怨恚也進封壽陽縣主出入貴妃位又使內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什古者將軍瓦刺哈迷妻也瓦刺哈迷豐軀偉幹長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氣可吞

牛一夕常淫二三姬不則滿身抽徹難熬必提掇重物以洩其氣每與什古交合什古輒嬌顫踰時暝日欲死後因瓦刺哈迷從征陣亡什古不耐寡居遂與門下少年相通恨不暢意少年乃覓淫藥傳之通宵不倦什古笑道今日差強人意後有知之者遂嘲少年爲差強人以笑海陵聞什古之善黠也遂使內哥傳語什古道爾風流跌宕冠絕一時然沉溺下僚未見風流元帥豈不虛負此生主上陽尊九五傑出大僚爾何不獨當一隊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主上雖雄諒不能敵瓦刺哈迷之半況且後宮森列

何必召妾內哥道主上屬意尔久矣爾若不往恐上怒不測什古不得已乃入宮焉海陵乘其未至先于小殿煖位置琴阮其中什古來朝見禮畢海陵携其手坐于膝上調琴撥阮以悅其心進封昭寧公主迺檢洞房春意一冊戲道朕今宵與汝將此二十四勢次第試之什古笑道陛下旣欲挑戰妾敢不爲應兵海陵未盡其勢之半意欲少息什古抱持道陛下可謂善戰矣第恨具少弱耳海陵慙然道瓦刺哈迷之具何如什古道大異于是海陵不悅道汝齒長矣汝色衰矣朕不棄汝汝之大幸何得云爾什古媿恨而

西世情言 卷二十三
罷翌日出宮，潛以其狀對少年說道。帝之交合，果有傳授，非空博也。少年不謹，以其語洩之于人，人笑謂少年道：帝今作差，強人矣。奈刺忽者，蒲只哈刺赤女也。修美潔白，見者無不嘖嘖及笄，嫁于節度使張定安為妻。定安為海陵表兄，海陵未冠時，常過定安家嬉戲，即與奈刺忽同席接談，謔笑竟日，遂與之私。無何，張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宋，海陵與奈刺忽通宵行樂，遂如夫婦。房中侍婢無得免者，不料熙宗詔海陵赴梁王軍前聽川，海陵只得辭別奈刺忽而去。不復再見，直至即位，方纔又召奈刺忽出人柔妃位女。

使關懶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縣君，召之入宮。惡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湯，躬自灌之，且揉拉其腹。關懶欲全性命，乃乞哀道：苟得乳媪，當不舉以待陛下。海陵道：若待大產，則汝陰寬衍，不可用矣。竟揉墮其胎，越數日，幸之。關懶惡路不淨，海陵之陽濡染不潔，顧視而笑，作口號道：

秃秃光光一個瓜

忽然紅水沒根芽

今朝染作紅瓜出

不怕瓜田不種他

關懶笑而答道

淺淺平平一個溝

鮎魚在內恣遨遊

誰知水滿溝中淺

變作紅魚不轉頭

海陵又道

黑松林下水潺湲

點點飛花落滿川

魚啣桃浪遊春水

衝破松林一片煙

關懶又答道

古寺門前一個僧

袈裟紅映半邊身

從今撇却菩提路

免得頻敲月下門

海陵笑道爾可謂善于應對矣蒲察阿虎送女义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勿養于遼王宗幹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誅义察當連坐太后使

梧桐請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遂白太后欲納之太后道是兒始生先帝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豈可爲此非禮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止义察跌宕喜淫不安其室遂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遏里來芳年淑艾白晳過人更善交接义察絕愛之太后竊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達海之子乙補刺乙補刺不勝其欲义察日與之反目海陵不知其故數使人諷乙補刺出之因而納之太后初不知也义察思念守誠愁眉不展每侍海陵強爲笑樂轉背即詛詈不已偵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

如完顏守誠耶遂搃殺守誠欲併殺義察又得太后
求哀乃釋放出宮無何義察家奴告義察痛守誠之
死日夜呪詛語涉不道海陵乃自臨問責義察道汝
以守誠死詈我耶守誠不可得見矣朕今令汝往見
之遂殺義察而分其屍太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乃
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頗正因入見元妃留
宿於宮中迨晚海陵強之同坐飲宴蒲速碗正色固
拒退食于元妃之幕將周身衣服謹繫牢結坐而不
卧以防海陵之辱已果然譙樓鼓急画角聲催銀缸
半滅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強抱求歡蒲速

碗再四不從海陵凌逼不已相持相拒及更餘海
陵乃以力制之怒發如雷聲如乳虎喝侍婢共挾
持之盡斷其中外衣帶蒲速碗氣索力疲支撐不住
叫不得撞天的冤屈只得緊閉着雙眼放開了兩手
任憑着海陵百謔千嘲千抽萬迭就像喉嚨氣斷死
了不得知的一般這海陵像心像意侮弄了許多時
節見蒲速碗沒有一些兒情趣到也覺得沒意思興
盡而去元妃問蒲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興在那裏
去了今日做出這般模樣蒲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
人氣的古來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

帝竟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著個老公，豈不惹人笑殺。連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其間，連我也做不得主。俗語說得好，只好隨鄉入鄉。那里顧得人笑恥。蒲速碗道：姐姐，你說得好話兒。這話兒只當不說罷。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別人凌辱，你心裏過去得否。元妃慘沮，不出一聲。過了一夜，次日早晨，蒲速碗辭朝歸去，再不入宮朝見。雖是海陵假托別樣名目來宣召他，他也只以疾辭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復見娘娘。海陵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張仲軻者，幼名牛兒，乃市井

可見諸人
遠是自家
心肯未可
全替海陵
耶

無賴小人，慣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詼諧語為業。其舌尖而且長，伸出可以飮著鼻子。海陵嘗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即位，乃以為秘書郎，使之入直宮中。遇景生情，乘機謔浪，略無一些避忌。海陵嘗與妃嬪雲雨，必撤其帷帳，使仲軻說淫穢語于其前，以鼓其興。或令之躬身曲背，襯墊妃腰，或令之調搽淫藥，撫摩陽物。又嘗使妃嬪裸列于左右，海陵裸立于中間，使仲軻以絨繩縛已陽物，牽扯而走。遇仲軻駐足之妃，即率意翫弄。仲軻從後推送出入，不敢稍緩。故凡妃嬪之陰，仲軻無不熟覩之者。有一室女，齠年穉齒，貌

美而捷于應對。海陵喜之。每每與他姬侍淫構。待輒指是女對仲軻。說道此兒弱小。不堪受大含弘。狀姑待之。不忍見其痛苦。仲軻呼萬歲。一日海陵晝醉。隱几而卧。仲軻暫息于簷下。此女恐海陵之寒。提袍覆其肩。海陵驚醒。醉眼矇矓。見是此女。即撲抱於懷。遂乘輿幸之。竟忘其質之弱。年之小也。此女果不能當涕泗交下。海陵忙拔出其陽。女陰中血流不止。海陵憐惜之。呼仲軻以舌舐其血。仲軻但稱死罪。不敢仰視。海陵再三強仲軻舐之。女羞縮自起而止。海陵對仲軻道。汝亦鬚眉男子。非無陽者。朝朝暮暮。見朕與

妃嬪。戮汝之陽。亦嵬疆否。汝可脫去下衣。俾朕觀之。仲軻道。殿陛尊嚴。官闈謹肅。臣何等人。敢裸露下形。以取罪戾。海陵道。朕欲觀汝之陽。物罪不在汝。朕不汝責。仲軻叩首求免。海陵勅內豎。盡褫其衣。仲軻俯身蹲踞于地。以雙手掩于胯前。海陵又勅內豎。以繩綁縛仲軻。仰卧于橈上。其陽直豎而起。亦大而長。僅有海陵三分之一。諸妃嬪見者。皆掩面而笑。海陵道。汝等莫笑。此亦人道耳。設使室女當之。未必不作痛也。妃嬪又笑。久之。見其痿縮不舉。始釋其縛。又嘗召侍臣聚于一殿。各露其穢。以相比。並大者列爲第

陽侯名亦
新

此是向等
世界

一、班賞以權殘不用宮女一人給與陽侯牙牌一面
甲者列為第二、班賞以楮鈔百錠給與陽伯牙牌一
面不及二等者為最下不入選除正殿朝參奏事大
酺宴賞依次叙爵外凡入宮直宿內殿賜飲即不論
官爵崇卑悉照牙牌列成班次以為笑樂雖徒單貞
亦不能免百人之中與海陵相伯仲者居其一父叔
事海陵者居其二奴視海陵者百不得一也時人為
謠歌云

朝廷做事忒興陽 自做銓司開選場
政事文章俱不用 惟須腰下硬幫幫

世語六刻

那歌謠直傳到海陵耳朵裏海陵也只當不得知一
味頭只是作樂淫謔不要說起那宮中嬪御就是官
庶嬪人曾蒙幸者海陵也列在宮人數內雖有丈夫
的皆分番出入聽其淫亂海陵還不足意欲把這些
婦人隨意幸之限于更番不便乃盡遣其丈夫往
京去了恰把這些婦人都留在宮中每當行幸即令
撤蔽去圍帳教坊司近前奏樂幸已方止再幸再奏
一幸必及數嬪徒以盡已之興而諸婦皆不暢所欲
人人嗟怨嘗幸室女必乘輿狼觸不顧女之創痛有
不遂其情者令妃嬪牽制其手足使不得動嘗與妃

西
又誠官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刳其目出入
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
者斬之日入後下堦砌行者死告者賞錢百萬男女
倉猝互相觸先聲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
皆釋之有梁琬者本大臬家奴隨元妃入宮以闔豎
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人意海陵特見寵信言無
不從琬嘗構求海上仙方遠覓輿陽異物修合媚藥
以奉海陵海陵試之頗有效驗益肆淫盪中外嬪御
婦女殆將萬人猶恨不得絕色以逞心忌琬乃極言

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道汝試言其容止琬道鬢
髮膩理姿質纖穠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英華之濯
艷顧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眇睐舉止絕倫智笑過
人歌舞出衆海陵聞言大喜自此決南征之意將行
命縣君高師姑預貯紫綃帳畫石床鷓鴣枕却塵褥
神絲綉被瑟瑟幕紋布巾帳輕疎而薄視之如無所
礙雖屬隆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清涼自至其色隱
隱焉忽不知其帳也乃鮫綃之類床文如錦繡石體
甚輕到支國所獻枕以七寶合爲鷓鴣褥色般鮮尤
軟無比云是却塵獸毛所爲出自句驪國被繡三千

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上綴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
 輝煥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百尺輕明虛薄無以
 爲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
 雨暴降不能濕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
 巾即手巾也紫白如雪光軟如綿拭水不濡用之彌
 年不生垢膩乃得自鬼谷國者俟得劉貴妃時用之
 更帶九玉釵蠲忿犀如意玉龍綃衣龍鬚紫拂釵刻
 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白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
 犀圓如彈丸帶之令人蠲忿怒玉類桃實上有七孔
 云是通明之象衣重無一二兩傳之不盈一握拂色

評得好
 把穩

紫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爲柄刻紅玉爲環紐或
 風雨晦暝臨流沾灑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於堂
 中則日無蠅蟲夜無蚊蚋拂之爲聲則雞犬無不驚
 逸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
 則成瀑布燒燕肉燻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云得于
 洞庭湖中者俟得劉貴妃則以賜之海陵件件色色
 都打點端正不想探事人來報說劉貴妃已辭世矣
 海陵好不痛惜忙傳下號令說滅却宋時把他死屍
 也擡來照一照完了心中一念這纔是

生前不結鴛鴦帶

死後空勞李少君

世宗時為濟南尹夫人烏林荅氏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窈窕轉動照人海陵聞其美思有以通之而烏林荅氏端方嚴整無隙可乘一日傳旨召之世宗忿忿抗旨不使之去烏林荅氏泣對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醮不再妾之志也寧肯為上所辱第妾不應召則無君王不承旨則不臣上坐是以殺王王更何辭以免我行當自勉不以累王也世宗涕泣不忍分離烏林荅氏毅然就道一路上妻其沮鬱無以為情行至良鄉地方乃將周身衣服縫紉固密題詩一首于衣裾上遂自殺詩云

詎意漢世
牛警見烈
婦人信乎
天地正氣
皆由人心
自出耳

世態翻如掌

君心狠似狼

克狂圖快樂

淫逆滅綱常

我歿身無辱

夫存姓亦香

敢勞傳旨客

持血報君王

烏林荅氏既死使者以計聞海陵偽為哀傷命歸其襯於世宗世宗發視視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撫屍痛悼以禮葬焉後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復立后者以烏林荅氏之死節也此是後話却說海陵大舉南侵造戰船於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煮死人膏以為油費財用如泥沙視人命如草菅既發兵南下群臣

節義

因萬民之嗟怨立曹國公易祿為帝即位遼陽改名
雍改元大定遙降海陵為王海陵聞之歎道朕本欲
削平江南然後改元大定今日之事豈非天平因出
素所書一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
守事
諸將謀帥師北還至瓜洲浙西路都統制耶律元宜
等謀弑之箭入帳中海陵以為宋兵追至及視箭曰
此我兵也欲取弓還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
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妃嬪等數
十人皆遇害後世宗數海陵過惡不當有王封土不
當在諸王瑩域乃降廢為海陵王復降為庶人改葬

于西南四十里後人有詞嘆云

世上誰人不愛色

惟有海陵無止極

未曾立馬向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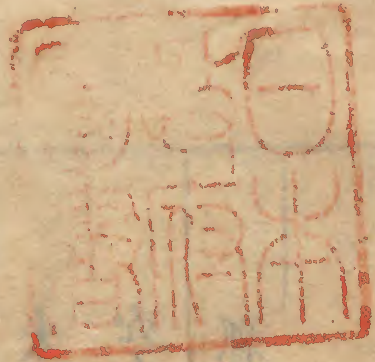
大定改元空歎息

空歎息空歎息

國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憐

萬古傳名為逆賊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a title on the left edge and several columns of bleed-through or light ink character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